

蕭伯納著 羅吟圃譯

日內瓦



時代書局出版

瓦內日

劇幕三想幻史歷

譯國吟羅·著納伯蕭



畫作·斯爾波托·斯克立菲

版出局書代時大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目 內 瓦

(GENEVA)

每册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nard Shaw

譯者

羅 吟 圃

發行人

許 立 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1 〕 插圖目錄

一	女書記	扉頁
二	猶太人	八
三	新來者	二二
四	寡婦	一六
五	新聞記者	二三
六	主教	二四
七	人民委員	二七
八	秘書長	三八
九	外交大臣	四五
十	法官	四八
十一	青年紳士	六五

十二	蓬巴東.....	七〇
十三	巴脫勒.....	七二
十四	『兩位領袖站起來行法西斯禮』.....	七六
十五	女執事.....	一〇一
十六	弗朗哥.....	一三三



第一幕

第一幕 布景

日內瓦五月的一個上午。一間設備簡陋的辦事處，殘破的傢具包括擺在房子中間的一張醒觀的寫字檯，檯上放著一架舊打字機；一張女書記——打空生——坐的迴旋椅；一個色澤殘褪的舊書櫃；和近門處三隻靠壁擺著備來賓用的交椅。一個樸素的普通鐵火爐，——本該設在地窖裏來供給整個屋子的暖氣，不應設在起居的房子裏的，——裝在女書記座位的右方。書櫃和火爐相向，在女書記座位的左方。門開在書櫃旁邊，窗開在女書記座位後面。

一個年青的英國女人坐在迴旋椅上。從檯上的情形看來，她好像常在編錄索引的卡片，因為檯上散布著好些卡片，一個打開著的裝卡片的盒子，還有一帙她剛才從那裏面抄到卡片上來的大張紙頭。她現在可並不在工作，她在抽香烟，看著一本畫報，把脚尖放在檯上。在她旁邊，寫字檯開出來的抽板上，放著熱水壺，茶杯和茶碟。她是一個自滿自足的青年女人，相當可愛，自己也自以為很美。他的服裝雖然很稱身，却是便買的。她說話和舉

動像一個住在倫敦郊外的居民。

有人叩門，她趕緊把放在檯上的腳縮下來，起身，把香煙投入火爐裏，把抽板上的東西納進書櫃裏，然後坐定下來，儘量裝出非常忙碌的樣子。

女書記 Entrez, s'il vous plaît. (請進來。)

一個樣子高貴的中年紳士，鬚髯秀美，頭戴禮帽，身穿禮服，手着手套，跑進來。他把房子和那位年青的女人默察了一下，顯然地覺得驚異。

他 對不起 Mademoiselle (小姐，)我找的是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辦事處。

她 對的，這裏就是。請坐。

他 (猶豫地)謝謝。我的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須會見你們的主管人。這裏不是總機關吧，是不是？

她 不，總機關在巴黎。這裏的就只是這樣，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是不是。

他 我應該不客氣地說，因為見過了國際勞工局宏偉的殿堂和祕書處的大廈，我以為國際智

識合作委員會也會設在一個莊嚴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物裏面。

她 唉，這說起來真慚愧。我希望你把這種情形在報上發表，請坐下吧。

他 謝謝。（他正想從靠壁的幾隻交椅中拿過一隻來）

她 不，不是這一隻：牠壞了一隻腳，擺在那裏只是裝樣子而已。請你拿另外一隻。

他 委員會不能供給你一隻新的椅子嗎？

她 牠什麼都不能供給。智識委員會的預算是兩百萬紙法郎的利息，是十分微薄的。以前還更要少。所以我只好住在這耗子橫行的老房子裏四層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至於我的薪金，那是一提起就慚愧的，一筆教堂的施濟都不好意思這樣微薄。

他 這真完全出我的意料之外。（他拿了一隻完整的椅子，擺在桌旁，坐了下來。）六十個國家參加的智識合作，業務一定非常紛繁，怎麼能够在這個一無所有的小房子裏行進呢？

她 啊，我還應付得不錯。這裏從不曾忙過。

他 可是，真的——對不起，我是不是花了你太多的時間——

她 啊，不要緊。我倒是十分喜歡和人家談談大的。這裏從沒有人來過，人們好像不知道有這個

委員會一樣。

他 你是說你沒有事情做嗎？

她 啊，不，我告訴過你我必須辦理所有智識合作的事，並且是一個人辦理。我連一個傭人都沒有。而且工作總是做不完的。要不是如我所說的那些工作並非忙迫，那我是辦不來的。就請你看他們給我的這種小工作吧：這是一種大學名字索引卡片，上面附着各大學副監督和司庫員的名字。還有關於保障職業銜頭的通訊，佔去了我一半的時間。

他 而他們說這就是智識合作。

她 那麼你又把牠叫成什麼呢？

他 這只是一種編纂工作而已。那些組成你們這個委員會的智識巨人們，他們怎樣發揮他們宏大無比的腦力，威信，來影響那些國家的命運呢？他們怎樣做來糾正我們那些愚昧的政客的錯誤呢？

她 你知道的，我們的文書上有他們的名字，就是這樣。此外他們能做什麼呢？你不能希望他們來坐在這個小洞裏見客會談。我從來不曾見過他們中任何一個。

他 這樣他們把一切都交給你嗎？

她 啊，我不說是一切。你知道的，在巴黎有着一個總機關，在別國裏也還有辦事處，我相信牠們都做着份下的工作，而無論如何，我們中間來往的文件都非常多。但我必須說這是毫無意味的。當我領到這份差事時，我以為這一切很有趣味，以為我可以看見那些大人物。我是頗有野心的，我得過倫敦縣議會的獎學金。我願意有一種工作可以發揮我的才幹。但這裏卻沒有什麼事情做，一個普通的打字生都可以應付得來。而且從來沒有人過到這裏。啊，真是乏味。

他 Mademoiselle (小姐)，要不要我給你一件有趣的工作，一件可以使你為人看重甚至稍稍為人談起的工作？

她 我馬上就會去幹的——要是那工作是正當的。

他 怎樣正當？

她 從道德上說，你知道的。不能開玩笑。我是有體面的；我必須維持着體面。

他 我敢保證，我的用意是完全高尚的。

她 那麼，薪金怎樣？而且工作能繼續多久？這裏的工作雖然乏味，薪金也僅够使人不至餓死，但我卻可以固定地做二十五年，我不敢因為什麼偶然的機緣而把牠拋棄。你不知道失業的滋味是怎樣難受。

他 我並不想請你拋棄了這裏的位置。恰恰相反，你是必須保持住你的職位的。但我想我可以把你的工作弄得更有趣味些。而當你無論什麼時候覺得你的薪俸不敷費用時，我自然會給你以合宜的贈送。

她 薪俸是不夠的。但我決不能受賄，你知道。

他 你不必。我所能做的友誼上的幫忙，將和你在這裏的工作完全無關。

她 我不慣這樣半吞半吐的，請你說到底是什麼玩意？

猶太人 我必須先告訴你我是一個猶太人。

她 我不相信。你看去不像。

猶太人 我並不是一個原始希泰德族人。你不能寫下一個阿拉伯的六字來當成我側面的鼻子。我的頭髮不是黑的，我也沒有塗上過量的油把牠捲成許多小圈。我有着一個金髮藍睛

的日耳曼人所有的表記。德文是我的語言；事實上我無論從那一點看來都是德國人。但我總是在猶太人會堂做禮拜；而當我做禮拜時，我總是戴着帽子，但德國人卻是把帽子除去的。因為這樣，他們把我當成『非亞里安』人，這是無意識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亞里安人這種東西。

她 我很喜歡聽你這樣說。這裏的德國人說我是一個亞里安種，但我告訴他們我完全不是；我是一個英國的女人。自然我不是一個普通的英國女人，我是一個康伯威的女人。倫敦西城的人也許看不起康伯威，但康伯威卻無論在那一天都比貝克威要高一籌。

猶太人 當然。那地方我沒有去過。

她 我對於貝克威區的人總是吃不消。他們到那裏都使人家討厭。他們的討人厭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你沒有注意到嗎？



猶太人 所有的大致上都是討厭的。英國人是討厭的，德國人是討厭的，法國人也是討厭的。新教徒是討厭的，其所屬的幾百種教派也彼此互相討厭。天主教徒；耶穌會的會員，共濟會的會員等都一樣。你告訴我貝克威區的居民被人嫌厭，我相信那是活該的。

她 實在是活該。

猶太人 有一些最偉大的人物他們討厭全人類。要不是爲了拿亞，上帝差點兒就會把人類都淹死的。我們能够否認上帝有理由討厭人類麼？我能够否認人家有理由討厭猶太人麼？恰好相反，我自己就不喜歡好些猶太人。

她 啊，不要這樣說吧。我認識過好些極好的猶太人。我的意思是猶太人並不見得比別的人壞，爲什麼單單指出猶太人？

猶太人 這就是我今天到這裏來的任務。我覺得你非常聰慧，非常有同情心。

她 來吧，不要說這些，到底是什麼玩意？

猶太人 我會被襲擊，被規奪，被從我生長的地方，爲那些負責的統治者趕了出來。我，一個被摧殘了的個人，是不能做什麼的。但國際聯盟卻可以運用智識合作委員會，智識委員會可以

運用國聯的機關之一海牙國際常設法庭而有所動作。我到這裏是爲着請委員會向法院請求對那負責的統治者發出拘票，我控訴他的罪狀是『毆打』和『盜竊』。

她 盜竊！他們闖進你家裏嗎？

猶太人 說不完。一切我所珍貴的，都給破壞，粉碎和污辱。我永不會寬恕，永不能忘記。

她 但你爲什麼不叫警察呢？

猶太人 *Mademoiselle*，那些就是警察所幹的勾當。政府所幹的勾當。那位統率着警察的獨裁者應該負責。在歐洲之前負責！在人類文明之前負責！我向國際聯盟來求補救，只有它才能向不義的獨裁者問罪。這必須由智識合作委員會來發動，而在目前，就是由小姐來發動。她 可是我能够做什麼呢？我不能跑出去把你那不義的統治者抓起來。

猶太人 不，*Mademoiselle*，你所必須做的是咨文給國際法庭，請牠發出對我的壓迫者的逮捕狀，罪名是企圖滅絕人類的一部分。

她 這樣我好像負了很大的責任，是不是呢？

猶太人 完全不，你這樣做不是爲你自己，而是爲歐洲的智能。我告訴你這是正大光明的事。

她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寫一封合於公文程式的信。

猶太人 這是很簡單的，要是你答應，我可以代你起草。

她 噢，我說，*El* 猶太人，我不高興這樣。

猶太人 那末你自己寫好了。我相信你能够寫得極完美。你可借這個機會使委員會知道你的
本事。

她 這樣罷，我有一個特殊的朋友，一個美國記者。我可以把你的草稿在未寄出之前讓他先讀
一遍嗎？

猶太人 美國記者，好極了，好極了。無論如何，把我的草稿給他看，必要時並請他修改。我的英文
是德國人的英文，也許有不大通的地方。

她 好，這樣很好，謝謝你。

猶太人 不要客氣。（站起來）下午我就把草稿帶來。再會罷。

她 *Au revoir!*（再會。）

他們客氣地握手。同時，一個體面的，却並非高貴的，表情頑固的中年人跑進來，他說的英

文像一位內地的商店老板，或者像移

居自治領的僑民的一樣。

新來者 小姐，我可以見你的老闆麼？

她 (傲慢而冷淡地，和她對那位有紳士風

的猶太人所表示的真率的謙敬完全兩

樣) 對不起，我們的主管人散佈在全歐

洲，你知道的，是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我能够爲你做點什麼嗎？

新來者 (看着那位猶太紳士) 我怕我打擾了你們。

猶太人 不，我的事已經弄妥了。(立正鞠躬) 小姐，下午再會。Monsieur (先生)——(他

向那新來的客人鞠躬，跑出去。)

她 你可以坐下來。

新來者 我只須花費你一分鐘，小姐。(他坐下，拿出了些預先寫就了的筆記。)

她 請你儘可能的快點，今天我很忙。



新來者 是的。你所負責的是全世界的腦筋工作。當任何一個國家出了亂子時，都得由這裏來使抽重上軌道，不是這樣嗎？

她 (自若地) 當然啦。

新來者 那麼，是這樣的。在我的國家裏，我們有過一次選舉。我們總以為不是國民黨勝利，便是勞工黨勝利，卻想不到勝利者是一個暴發的自稱為『事務民主主義者』的傢伙。他獲得了比國民黨和勞工黨的多數，所以輪到他來組織政府。你試想當這傢伙做起首相來時會幹些什麼呢？

她 (煩厭地) 我相信我想像不出。

新來者 他說他以事務民主主義者而被選，既稱事務，所以他必須不空耗時光，把國家的工作儘速做完。

她 對的，對的，這該沒有什麼錯處，不是嗎？

新來者 等一下，你會驚異的。他說舉國既然選出他和他的政黨來執政五年，他不能容許反對黨的活動。他說那些失敗的少數黨應該滾蛋，不能留在那裏破壞，阻撓和煩擾他。反對黨自

然不能忍受，他們拒絕離開議場。所以他宣佈延會至第二天，而當反對黨再來時，警察不讓他們進去。大半都不能跑到門口，因為首相組織了一種青年隊伍叫做『潔衣隊』的來協助警察。

她 這便怎樣呢？

新來者 這便怎樣，這難道就是你聽了的感想麼？

她 你希望我說些什麼呢？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對。任何一個事務家都會這樣做的。你難道不這樣做嗎？

新來者 在事務上我自然是這樣做；但這是政治嘍！

她 難道政治不是事務嗎？

新來者 政治自然不是事務。恰好相反。你明白嗎？

她 啊，是的，是的。

新來者 我說的是，事務的方法是事務的方法，而議會的方法是議會的方法。

她（活潑地）而正如吉伯靈所說的『兩者永不能碰在一起。』

新來者 不，我不同意吉伯靈，他太帝國主義了，我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她 但不是一個事務民主主義者，要是我沒有聽錯。

新來者 不，不是事務民主主義者，我是一個正統的民主主義者，我完全擁護少數人的權利。

她 但我一向總以為民主的意義是大多數人有權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新來者 啊——不，這樣將斷送了一切的自由，我希望你不會表示反對自由。

她 我對什麼都不表示反對。我不是在這裏來對每一個進來的人談政治。你要的是什麼？

新來者 是這樣，現在有一位首相，犯了叛國罪和破壞特權罪，私自募兵，反對王室，違背憲法，建立獨裁，破壞議員的入場權。人們應該怎樣來對付他？

她 簡單得很，我將咨請海牙法庭根據上述罪名對他發出逮捕狀。週末海牙的覆文來時你可

以過來一下。現在你把那個人的名字和事情的經過交給我——

新來者 （把他的筆記擺在她面前）這就是，小姐。上帝在上，這真是一個卓越的意見。

她 謝謝。就是這樣，再會。

新來者 （站起來，向門口走去）毫無疑義的，你懂得怎樣來處理事件。再會，小姐。

他正走出，門迎面開，進來了一個寡婦。

她是四十左右的克勒阿*女人，還保

存着華麗而豐盛的南方美。她的動人

的風度和服裝，使那位女書記在相形

之下，呈猥賤。

寡婦 你是國聯的智識合作委員會的會長

嗎？

新來者 不是，夫人，你所需要的，這位女士通可以做到。（他走出去）

寡婦 我難道可以開玩笑嗎？我的事情是十分重要的。我到這裏來是想把我的事情擺在那些

歐洲名人之前。我並不準備把牠來和一個不負責的女子討論。

她 我恐怕我看去不像你所要見的人，我只是一个職員而已。但雖然這樣，我所能做到的，我將

非常高興地做。



* Creole 係指在法屬或西屬的美洲出生的歐洲人。

寡婦 但你的上司們在那裏呢？

她 啊，這可難住我了。他們散處在全世界——你可以這樣說。

寡婦 但他們不到這裏來處理他們的事務嗎？

她 不過，這裏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們處理。這不過是所謂智識的事情，你知道的。

寡婦 但他們不參加國聯大會嗎？

她 有的參加過一次。任何人要是能夠避免的話，他是會去參加第二次的。

寡婦 但我必須會晤一個——一個重要的人物。

她 抱歉得很，除了我之外再無第二個。我能夠辦理一切必要的工作。你會不會也想請海牙國際法庭發出逮捕狀呢？

寡婦 是的，這正就是我所要求的，一道死刑執行狀。

她 一道什麼？

寡婦 死刑執行狀。讓我坐下來，要是你許可。

她 啊，請便——

寡婦 (坐下) 你看見這東西嗎? (她從手袋中拿出一根自動手槍, 擲在桌上)

她 啊! 這在日內瓦是不許可的。趕快收藏起來。也許有人會進來。

寡婦 (把手槍重放入袋裏) 這裏是一個最豈有此理的地方, 在我的國慶裏, 每個人都帶着一根長槍的。

她 什麼國, 請問。

寡婦 地上天堂共和國。

她 我的母親受過一個學校的獎章, 也叫地上天堂, 真是巧合!

寡婦 那末你應該知道『地上天堂』在文化上和種族純血上是世界上的領袖國家之一, 也

知道牠的首都在最後一次革命以前住着二千個以上的白人。現在至少也還有一千五百。

她 但牠是國聯的會員國麼?

寡婦 當然是的。並且讓我提醒你, 牠只須投一張反對票, 便可以使國聯的一切工作無從進行,

一直到國聯妥當地處置了牠的事件時爲止。

她 真的嗎? 我倒不知道。我自然喜歡代向海牙請發拘票, 但我寧可不說是死刑執行狀。你明白

我的意思麼，死刑執行狀聽去有點兒嚴重。你所應該做的只是把你控告那個什麼人的案由交給我。

寡婦 只有一個案由，就是地上天堂的總統謀殺了我的丈夫。

她 當某一個總統殺死了任何人時，這是明正典刑，但任何人殺死了一個總統才叫暗殺。

寡婦 難道這種事不正是國聯所應該加以遏止的麼？

她 啊，請你不要問我。我所知道關於國聯的，只是牠給我薪水而已。請你只告訴我那殺人和被殺者的名字。暗殺故事總是非常之有趣的。

寡婦 假如你住在一個每一個家庭都有一樁暗殺案的國度裏，你就不會這樣想了。

她 真是一個古怪的地方，野蠻到這個地步麼？

寡婦 野蠻當然不是。地上天堂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牠的憲法是絕對民主的：每一位總統都得發誓完全遵守牠。教會的權力已經被廢止，除了民意之外更無第二種道德權威。總統和國會都是由成人普選制產生的，任期二年。法官和官吏以至清道夫也都是一樣。所有這些使地上天堂成爲國聯最進步的會員的改革，都是我的丈夫，第六任總統手頭所劈劃的。

他嚴格地遵守憲法。選舉的進行是絕對無疵的。用的是祕密投票。人民從此第一次感到了自由。選舉之後，立刻就通過兩年的預算。我的丈夫接着就宣佈議會開會，直至二年後再開。這後他按着他自己的意思來統治全國，而人民則安居樂業，沒有什麼政治的騷動或爭議。他連任三次，現在被地上天堂的人民稱爲國父。

她 但你說他被暗殺，而暗殺他的又是總統。假如他自己就是總統，這怎麼可能。他不能暗殺自己。

寡婦

不幸的是他有一些弱點。他是一個情愛很濃厚的丈夫，甚至是一個溺愛妻子的丈夫，但

他對我卻毫不忠實。當他把教會廢止的時候，要是公意支持他的話，他會連婚姻制度也加以廢止的。他對於敵人們也過分寬大。自然的，當他每次選舉勝利的時候，他的反對者總是招兵買馬，發動革命，這是因爲我們是一個意氣昂揚的種族，不能忍受選舉失敗的恥辱。但我的丈夫是一個軍事天才。他毫不費事的把這些革命救平，可是他非但不照例把反對者槍斃完事，反而赦免了他，並告訴他無妨再嘗試嘗試。我再勸他不要把自己的安全拿來這樣兒戲。沒有用。他不聽我的話。後來我才知道緣因在那裏。他原來和那位反對者的妻子

有私情，而她則是我的好朋友。我於是不得不把她擊斃——我的最親愛的朋友（她感情非常衝動。）

她 啊，你不應該這樣的。這未免太過了，是不是。

寡婦 作爲一個有自尊心的妻子和母親，在輿論之前，我是不得不這樣做的。上帝知道，我並不愿意這樣做；我愛她；我要是有十個丈夫的話，我都願意通通給她。但對於你所屬的階級的禮法，你是不能夠違反的。我的兄弟們常常得和他們最好的朋友鬪決而把他們殺死，就爲了禮法的緣故。

她 但警察呢，你不被捉去受審嗎？

寡婦 我自然受審，但我引據不成文法而獲得開釋。不幸的是這事件破壞了我丈夫的名譽，在下次選舉時，他爲那愚蠢地救免的人所打敗。但他不單不興師復仇，因爲受了情婦的死亡所激刺，反而意氣沉消地困處在家裏，讓反對者來了把他槍斃。他們本來是來殺我的（眼淚縱橫地。）我對天說我寧願是我被殺，但我這時卻恰好外出，所以他們既然無人可殺，就只好殺了我的丈夫。

她 這對你是怎樣可怕啊！

寡婦 完全不，他死得活該，絕對地。自從我殺了那個我們倆都愛得比我們相愛還深的女人之後，他從不對我說過一句話，我相信要是我被殺死時，他一定很高興；但我也不能怪他。國聯要是不能終止這樣恐怖，那牠還有什麼用處？

她 可是這並不關國聯的事，不是嗎？

寡婦 不關國聯的事！你知道嗎，要是國聯不把暗殺我丈夫的人定罪，那我的兒子爲了報復血讎，就必須親手擊斃那暗殺犯，雖則他們是同學兼至友。這是違反自然的，違反上帝的。要是你們的委員會不加以制止，那我將擊殺所有的委員，連你在內。（她站起來）對不起，我忍不住了：我要是不到外邊吸取新鮮的空氣，就會暈倒的。（她從手袋中拿出些紙張和一張卡片，拋在桌上。）這就是案件的詳情，這是我的名片。再會。（正如她唐突地進來一樣，唐突地走了出去。）

她 （站起來）再——

但那位寡婦已經出去了。女書記煩亂地坐下來，深深的吁了一口氣。

一個漂亮的美國青年紳士走進來。

紳士 喂，小乖乖，那個穿着短外套的老女人是誰，是卡門的祖母嗎？（他坐上桌邊，面對着她。）

她 是一個暗殺犯。殺了她最親愛的朋友。她是被迫這樣做的。可怕極了！他們又殺了她的丈夫，

她說要是國聯不加以制止，那她將殺死我！

他 好極了，好極了！

她 你這樣不關心的麼？你看看我今天早上的工作控訴啦，革命啦，暗殺啦，這一類的東西。整個

早上這裏都是擠滿了人。我們此後再不能獨佔這個房間了。

他 不能了，乖乖，不過我以後可以賺點兒銅

鈿使用了。好些月來，沒有新聞的時候，我

總是無聊地捏造一些消息。現在你卻給

了我一些。這真是我的好運氣，親愛的，你

是一顆水蜜桃（他吻她）。

有人叩門



她 唏！有人叩門。

他們匆忙地分開，他跑向爐邊，她斂態端坐在椅上。

他 *Come in! Entrez! Herein!* (請進來，

請進來，請進來。)

一個繫着腳套的英國主教跑進來。衰老而溫雅。

主教 對不起，有誰說英文的麼？

他 (儘量裝作腔調) *My lord,* (主教) 那是我的國語，也就是這位小姐的。(相對鞠躬) 請上坐，主教。

主教 (預備坐下) 謝謝。你們的樓梯真不容易爬，我現在不像從前的年輕了，他們說我應該小心不能讓心臟過度緊張。像我這樣的年紀，到日內瓦來這個旅程是真可怕。要不是碰到那極嚴重的緊急事件，不然我不會到這裏來。



他 主教，是不是我們可以幫你忙的緊急事呢？

主教 你們的幫助在我將是非常珍貴的，我真不知應該怎樣做和那裏去做。我向人們啓示一種威脅着我們的文明社會，宗教，家庭，婦女的貞潔，以至於人們告訴我的，我們的商業繁榮的東西時，我所遭遇到的是漠視和冷落。他們瘋了嗎？他們不懂嗎？他們不理嗎？

他 啊啊！（他拿了一張椅子，放在接近火爐的桌旁）請坐下來吧，主教。什麼事發生了？

主教 （沈重地坐下）先生，他們竟然在我的教區裏宣傳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我的那位管在

宮中服務了四十年，最忠誠而可敬的膳司告訴我，說我的跟班——我是英國皇宮現在唯

一雇用得起跟班的主教——現在是一個……

他 一個……？你的意思是他使你失望嗎？

*譯者按：「原義爲「細胞」他聽錯了，誤爲「(出賣)」故主教特意指出來解釋。本劇上演時，不妨改爲如下：

主教 ……現在是一個份子。

他 一個蚊子？你的意思是他可得你討厭嗎？

主教 不，不是那個蚊子。是股份的份子，兒子的……

主教 不，不是這個字。C E L I。一個共產黨的細胞。正像蜂窩裏的一個蜂一樣。是共產黨人安

排下來在我家裏作那種可怖的宣傳的。我的在牛津大學的孫子已經加入一個共產黨人的俱樂部。那個協會——牛津協會——已經樹起了紅旗。真是可怕。而我的孫女又變成一個裸體主義者！我嘗光榮地被准許帶我的女兒們去見過維多利亞女皇。要是她還活着看見我的孫女的話，她會叫警察抓她的。你想這樣我還能不患心臟衰弱病魔？一次打擊，接着又來一次。我那個跟班，出自可敬的家庭，並且是一個英國天主教徒！

他 這真是難以相信的事，主教。我們是生活在怎樣的一個時代啊！

她（裝着官腔）主教，這自然是一個應該向海牙國際法庭投訴的案情。

主教 對的，對的。這是一個無價的建議。法庭必須制止那些布爾希維克在英國傳播他們可怕的學說。這是條約上所載的。

一個非常漂亮的俄國紳士跑進來，阻斷了他的話頭，他認得這位紳士，高興地起來迎接。

主教（站起來）啊，親愛的先生，我們又碰見了。（向其他的人）我很榮幸地昨天晚上在我

那旅館裏認識了這位先生。他對於英國教會的興趣，使我們一直談過了我平常就睡的時

間。(熱誠地和那位紳士握手)你好罷,親愛的朋友,你好罷?

俄國人 很好,謝謝你,主教。我不阻斷了你的事情嗎?

主教 不,不,不。我請你不要跑。你會幫助我:你會同情我。

俄國人 你真客氣,主教,遵命,遵命。

主教 (當他重又坐下來時,喃喃地表示感激的樣子)謝謝你,謝謝你。

俄國人 讓我介紹我自己吧,我是外交人民委員長波斯基,蘇聯出席國聯行政院的代表。

主教 (駭愕,蹣跚地站起來)你是一個布爾希維克!

波斯基 是的。

主教 革倒。大家表示關切,男人們跑近

前去。

波斯基 不要拉他起來,讓他那樣才容易復

甦。

她 我的熱水瓶裏有些冰凍的檸檬水,要不



要給他些？

主教 (仰臥着) 我在那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他 你是在日內瓦的智識合作委員會辦事處。你剛才心臟病發作暈了過去。

波斯基 靜靜地躺着，同志。一下子就好了。

主教 (坐起來) 這不是心臟病發作。(向着那位委員長) 這是精神的打擊。昨天你在我面前表現為一個有教養的和有人性的紳士，對英國的教會感到興趣。而現在你却證明是一個布爾希。你有什麼權利來這樣殘酷地欺弄我？(他要起來，那位人民委員幫助他) 不，我自己會起來，不必你幫助，謝謝你。(他試着自己爬起來，但又倒在人民委員的懷裏)

波斯基 慢慢的，同志。

主教 (在委員長幫助之下，重又坐在椅上) 我必須再向你道謝。但我卻因和你那血污的手接觸而戰慄。

波斯基 我的手並不會沾染着血，同志。我不會欺弄你。我想，你還未完全復原吧。我就是你昨大晚上的朋友。你認得我嗎？

主教 一個布爾希。先生，要是我早知道，我將憎惡地拒絕和你接近。

他 （又站在爐邊）主教，蘇聯也是國聯的會員國。這個先生在這裏的地位正和英國外相的一樣。

主教 （劇烈地）永不。永不。

她 （輕快地）波斯基先生，你有什麼事嗎？我很抱歉沒有椅子給你，那一張是壞了的。

波斯基 請不要客氣。我的事一會兒就可以辦妥的。如你所知，蘇聯政府曾經儘量答應不鼓勵或資助以推翻英國國民政府為陰謀的任何共產主義宣傳。

主教 而你們卻破壞了這種協定而惡化了我的跟班，把他從一個體面的英國青年變成一個細胞。

波斯基 我們嘗這樣做嗎？我全不認得你的跟班。要是他聰明到足夠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如在俄國革命以前的許多有名的英國人一樣，我們是沒有法子阻止他的。但我們並不會雇用他爲我們工作以及在金錢方面用任何方式接濟他。

他 但你所要求解決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呢，波斯基同志？

波斯基 我們最近發覺了一種極有危險性的組織在俄國裏面活動着。受英國的接濟，以推翻蘇維埃制度而代之以英國的教會和英國的憲法爲目的。

主教 爲什麼不呢，先生，爲什麼不。難道還有比這適宜更自然的麼？難道你可以因爲盲目地憎惡英國的制度和思想言論的自由，而把擁護這個舉世公認爲最完善最自由的制度當作一種罪狀麼？

波斯基 我們可並不這樣想，而因爲避免作這種宣傳的義務是雙方的，所以你們之受條約束也正和我們一樣。

他 但你們發見的有搗亂性的組織是什麼呢？

波斯基 牠叫國外福音宣傳聯合會。到處都有他們的工作人員。他們自稱爲教士。

主教 我受不了這些。這個人是發癩的。我盡我所有的捐助這個聯合會，這是一個最可敬和最虔誠的團體。

波斯基 你誤聽了人家的話。這團體的教義是極富有搗亂性的。牠們侵入了我的家裏。我的妻子是一個忙碌的職業婦人，而我的時間則全部爲公務所佔有。我們家裏的工作都付託給

我們的女管家斐烏多羅維那·巴麗蒲希嘉。許多年來，我們和這個非凡的女人相處得非常幸福。她年青時是一個烏丹尼克，就是你們叫做突擊隊員的。

主教 你們現在在俄國的都可以說是突擊隊員，你沒有看見我剛才就受過突擊嗎？

波斯基 這是在革命後的初期的事，當時她還年青而力強。現在她是上了年紀了。她的退而做

家庭工作是適合她的年齡和適合她的喜歡幫忙和待人懇摯的氣質的。但兩個月前她起了一個非常的變化。她拒絕做一切非立時必需的工作，理由是世界的末日即將來臨。她宣稱她自己已經處在『得救』的地位，並不斷地打斷我的工作，試着來救我。她時常痛哭一陣，因為她想到我的妻子將永遠墜入地獄。她指摘蘇聯就是聖經默示錄中所預言的毒蜂。我們快要呈報她是發瘋了——這我們是非常不願意的，因為我們很愛我們的親愛的巴麗蒲希嘉——這才發見她是受了這個非法的聯合會所催眠。我向我們的祕密警察告密，他們跟着我報告的線索捕獲了四個傳教士。

主教 而把他們槍斃。屠殺基督教徒！那些墜入可怕的神密警察之手的人們，總是立被殺害，不經過審判，也不經過宗教儀式。但我將為他們舉行紀念祈禱，我終歸可以這樣來戰勝你們

無法無天的殘虐。

波斯基 你錯了，他們並沒有被殺害。他們將被解回英國，就是這樣。

主教 (激動地) 你們有什麼權利逮捕他們？你們怎麼敢逮捕英國人？你們怎麼敢取締宗教？

波斯基 我們的官方心理學專家們嘗把他們耐心地試驗過，證明這些人的腦裏沒有什麼可以說是宗教，他們只是着魔於一種最野蠻的種族迷信，他們相信流血可以贖罪，相信人身犧牲。要是這種教義在俄國傳播，那那裏便沒有一個人的性命是安全的了。

主教 但你不明白啊，真是蠢得可怕！

波斯基 讓我們講到另外的一點。我們的警察獲得了你們國家教會的一種祕密文件，叫做『三十九條』。

主教 祕密文件！這是祈禱書上面所載着的。

波斯基 這在教堂並不拿出來唸的事實俱在。我的警察發覺大多數條文是不可解的，但卻有一條，第十八條，說所有的俄國人皆可咒詛。要是我們的政府所津貼的主要文化機關共產國際，派遣工作人員到英國去宣傳每一個英國人都是可咒詛的，那你高興嗎？

主教 但無論如何你不能把共產國際來比英國的教會！

波斯基 主教同志，共產國際是俄國的國教正如英國的教會是英國的國教一樣。

主教重又暈倒下去。

她 啊，他又暈過去了，要不要我拿熱水瓶來？

他 波斯基先生，要是我就會對他說得更委婉些的。這樣的刺激可以致人於死。也許下一回他再醒不過來了。事實上也許這一回就回不過氣來。

波斯基 我該怎麼辦，我並未嘗說過一句可以使一個受過教育有理性的人震動的話，但這個
人好像全不知道他是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

她 你知道的，他是一個英國的主教。

波斯基 主教就怎樣，難道他不是一個有理性的人類？

她 啊，他不是這樣普通的，我告訴你他是一個主教。

主教 我在那裏？我爲什麼倒在地板上，什麼事發生了？

他 你是在日內瓦的知識合作委員會辦事處，你剛剛聽到有人把俄國的共產國際比成英國

的教會。

主教

(不待幫忙，直跳起來，眼睛發火)我還有氣息來加以否認。卡爾馬克斯——基督教的

反對者——說是我們信仰中的甜蜜和安慰，只是一種鴉片拿來給窮人們，使他們忍受着

困苦的生活。你們的共產黨有沒有傳播這種褻瀆的說法，有沒有？

波斯基

沒有的事，在俄國根本就沒有窮人。

主教

啊(倒下去，死)。

他 (接着主教的脈)同志，我想你未免刺激他太多次了。他的脈搏停止了。他死了。

波斯基 難道他曾活過嗎？在我看來，他的存在是不可信的。

她 我想我的熱水瓶已經沒有用處了吧。要不要叫一個醫生來？

他 我想你還是叫警察來吧。可是我說，波斯基先生，這真是一個 *scoop*。^{*}

波斯基 一個 *scoop*。我不懂。什麼叫 *scoop*。

他 明天你讀所有的歐洲報紙，你就會懂得。

* *scoop* 是新聞記者所常用的術語，意思是指先人一步獲得的新聞。



幕二第

第二幕 布景

國聯秘書長辦公廳。除却秘書長用的小寫字檯，沒有別的陳設。壁上掛着雕印的畫和一些國王、總統、獨裁者的放大照片，大半戎裝。在這些殺氣騰騰的畫片上的壁角，裝飾着一列石膏浮雕的鴿子。另有一幅大油畫，畫着一個和普通人身一樣大小和平女神，捧着一花園，獻給一羣身着戎裝的，跪在她腳旁或向她虔誠地鞠躬的小人物。這畫懸在屋的另一端，正和秘書長對面。秘書長背窗而坐，使從正門口走進來的人，都可以看見他的側面。近壁地方放着半打的交椅，另有一隻放在秘書長的檯旁，使來客便於坐下和他對談。他是一個從幻想中醒覺過來了的人。他已經從接見各國有名的政治家們而養成了一種非常有耐性的習慣，那些政治家對於日內瓦的精神和國聯的盟約都是冥頑不靈的。來到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懷着私圖。現在，他因煩惱過多，頗為頹喪。人們可憐他，因為他是一個有修養的人。人們猜想他初來時一定是一個日內瓦的理想主義者。年紀四十左右。

樓上有電話機，他現在正用着。

祕書長 是的：即刻叫她上來。告訴我她的名字。什麼……亞摩尼亞。笑話！這不會是她的名字。拚

一下……：V E……：啊，B E，你是說她叫貝戈妮亞貝戈妮亞·白朗……滑稽。

他放下聽筒，貝戈妮亞進來。她就是智識合作委員會的女書記。她穿的是便裝，便宜貨色，但很漂亮。

祕書長 是白朗小姐嗎？

貝哥妮亞 (儘量裝出最好看的微笑) 是的。

祕書長 請坐。

貝 (順從地) 謝謝你。

祕書長 (嚴重地) 你知道那件新聞了吧。

貝 啊，是的，傑克·巴拉麥德斯獲得了跳舞錦標。我下了十個法郎的注，贏了一百法郎。你下了注嗎？

秘書長 (更加嚴重) 白朗小姐，我恐怕你

會以為我是孤陋寡聞，但我從未聽人家

談過巴拉麥德斯先生。

貝 真奇怪。他現在是全日內瓦談話的資料，

真的。

秘書長 但還有別種的新聞呢，白朗小姐，德

國已經退盟了。

貝 還是讓牠退出的好。要是你問我的意見的話。我的父親在上次大戰時喪失了很多的錢，要

不然——告訴你不妨事吧——你永不能夠把我綁在打字機旁來討生活的。

秘書長 那自然。還有一個消息，英帝國已經對俄國宣戰。

貝 好的。對於那些討人厭的布爾希，你想我們有別的辦法嗎？其實我們老早就應該這樣做。但

是感謝上帝，我們在日內瓦是安全的。你和我。

秘書長 我們無論在那裏都安全，現在的話，那只是一種裁制戰而已。



貝 這更使我們慚愧。我說。要是我，我會用刺刀來對付那些布爾希的，因為這才是對這一類渣滓說話的方法，當我想起那些蘇維埃的屠殺和奴役人民，我真是不能自制。

祕書長

結果是日本也對俄國宣戰，而和英國成爲軍事同盟。這結果又使澳洲、新西蘭和加拿

大拒絕參戰，而用新不列登聯邦的名義，和美國成立了反日同盟。南非隨時都會參加進去。

貝

（因生氣而臉紅）你是說牠們已經使我們的帝國解體了嗎？

祕書長

牠們並沒有這樣說。

貝

啊，那這還不要緊。告訴你，當我在學堂的時候，我曾經五次被選出來在『帝國日』朗誦詩

篇；而在我入學的第一年，那時我是那裏年紀最小的孩子，我曾向那位到學堂裏來給獎的喬治國王的姊妹獻過花。誰敢說半句反對帝國的話，他就休想再和貝戈妮亞·白朗往來。

祕書長

那末，你是進過學校的，是不是？

貝

當然啦！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我上學七年，從未嘗漏過一日課。我因爲上課有恆，得過十四次獎。

祕書長

我的天！

貝 你說什麼？

祕書長 沒有什麼。我正想告訴你在地上天堂主要的港口革查爾可波里斯所發生的事。

貝 我知道的，在中美，是不是？

祕書長 是的。那裏的暴徒們攻襲英國的領事館，並撕毀了英國旗。

貝 (忿怒地站起來) 侮辱英國的國旗!!!

祕書長 他們並且焚燬了三個修道院和兩個教堂。

貝 這倒無所謂。那不過是天主教堂。但你是說他們敢於碰到英國的國旗嗎？

祕書長 他們曾這樣做。幸而是發生在辦公時間已過職員皆已返家之時，否則他們一定會被

慘殺。

貝 豬糞！我希望英國的艦隊會在這個獸窩似的海口上，把每一塊石子都蕩平，把每一個黑鬼

都殺卻。這是給他們的教訓。

祕書長 此外只有一個不足重輕的消息，傑克遜蘭這個小自治領已宣佈為獨立共和國。

貝 牠應該感到恥辱。共和國是下賤的。但你不必焦急，共和黨人不久就會被踢出來的，人民們

也許一時被騙，但他們終久會回到國王這邊來。

秘書長 現在，白朗小姐，我必須問你，你知不知道這些全是你幹出來的東西？

貝 我幹出來的！

秘書長 你幹出來的，沒有別人。這些事件中的無論那一種，都是你的手造成的，你引起了一大串結果也許會毀滅了整個文明的政治騷動。

貝 （得意地）真的嗎？是怎樣的呢？

秘書長 你寄給海牙國際法庭的那些信——

貝 啊，我知道了，是的，真奇怪！

秘書長 但你從不知你所幹的是什麼嗎？你那些文件辦得非常好，我必須說，我沒有想到你是這麼能幹。你是不是說你全不嘗預先看到你的作爲所能產生的後果嗎？甚至不嘗翻開報紙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嗎？

貝 我向來不讀政治新聞。因爲那太枯燥，無論如何，我好像是有了很大的成功；我並不假裝不喜悅。

秘書長 不幸的是那些國家並不認爲是成功。他們因之而責備着我。

貝 啊，假如有什麼罪責的話，我願負全責。

秘書長 這你是很慷慨的，白朗小姐。

貝 這不算慷慨，謝謝你。我告訴你我擁護帝國，而帝國也將保護我，所以你不必感到不安。

秘書長 你大概是對的。現在讓我問你一個私人的問題。你從前是怎樣對國聯發生興趣的？

怎樣得到這個意外地把全世界的運命擺在你手裏的職位？

貝 我對國聯會感到興趣嗎？讓我想想看。你不知道有一個團體叫做國聯協會嗎？

秘書長 我知道。我一想到牠就毛骨悚然。

貝 啊，牠不會有什麼害處的。我直到去年他們在康伯威舉行紙牌會來開設分會時才聽到牠。

一個朋友給了我一張入場券。這會是由一個保守黨的候選人所主催的，一個豪富的天真

少年。他看見我比其他的女人漂亮。所以在他得跳舞的時候，選我做他的舞伴。我告訴他我

得過倫敦縣議會獎學金，受過教育，能縮寫，懂得一點法文和其他，而我又正在找工作。所以

他的家人把我弄到日內瓦來。我必須說，他真是一個完美的紳士，就是接吻也不要求一個。

我很失望。

祕書長 因為他不吻你而失望麼？

貝 啊不。小白臉的吻並不希罕。但他卻有點兒像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我以為他是有意意的，而他實在是我一個很好的捕獲物。但當他的家人得到這種風聲時，他們把他帶去旅行帝國的殖民地，而為我在這裏弄到這個職位——我想，這是為使我不再纏住他。不管怎樣，我現在就在這裏。

祕書長 人們曾考驗過你對於國聯盟約和組織的智識和了解能力麼？

貝 不，他們並不須考驗然後才知道我是受過教育的。我有過許多獎狀和文憑，還有倫敦縣議會獎學金。我的記憶力這樣好，考試在我是毫不麻煩的。辦事處裏有一本關於國聯的書，我試加以翻閱，但那是乾燥得不像樣的，我一讀就睡着。

祕書長 （站起來）好，白朗小姐，我很歡喜和你認識。並且欣幸地知道你雖然由於一個上午的工作而產生了一個第一流的政治危機，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並且使大英帝國的組織起了可驚的變化，而你卻還非常高興，怡然自得。

貝

(也已站了起來)啊,我並未感到自得,我對於成功是司空見慣了的。我在學校時雖然總是爲一級之冠,但我從未嘗自作聰明。我認爲自作聰明是愚蠢的。開初,我很怕那些號稱聰明的,有創造天才的和諸如此類的怪癖的女生們會佔了我的上風。但在考試時我卻容易地打敗了她們,而她們也始終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使我有自信。無論我到那裏,我總發覺很多的人都和我同樣的想法:那是些上等的人,真正的紳士和淑女。其他的是些怪物和門外漢。假如你要知道英國真正的民意是怎樣,只要注意我就知道了。我毫不懼怕戰爭,記得英國從來不打败仗的。要是外國人忘記了的話,無妨提醒牠。再會。很歡喜和你會過面。他們握手,他跑到門邊,爲她開門。她怡然自得地跑了出去。

祕書長

(茫然地沈思着)而這就是英國! (電話鈴響。他跑到樓旁去接)是的……那一個外

長現在帝國的無論那一個洞和那一個角落都有牠的外長。你是不是說英國的外長,奧爾斐士·米蘭德爵士……你剛才爲什不這樣說?立刻帶他上來。

奧爾斐士爵士跑進來。是一個年紀五十左右,穿戴得很好的紳士,面貌誠懇,口才便給,完全是一個有趣而得人歡迎的人物。

祕書長 請坐下來。目前正是德爾卑大賽的週間，而你卻從倫敦老遠跑得來，我真說不出的感動。

爵士 (坐下) 我的朋友，是你把我拉來的。請你勿怪，但你想你幹了些什麼？什麼原因使你那樣幹？

祕書長 那是智識合作委員會幹出來的，不是我。

爵士 什麼？我沒有聽見過這種團體。

祕書長 我也是一直到事情找到我身上來時才知道。沒有人聽見過牠的。但我現在發覺牠是

國聯的一部分，而他的委員們又都是歐

洲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們有的出版了從

希臘文翻譯出來的東西，有的發現過星

球或諸如此類的事。

爵士 啊，我知道了，政治以外的東西。但我們

不能讓文人們來干涉外交事件。不過，他



們在未採取這種搗亂的步驟以前一定集過會。爲什麼不告訴我們？我們會立刻就拆散他們的。

祕書長 他們是無辜的。他們對於這事並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一點。整個事件都是一個叫貝戈妮亞·白朗的青年女人幹出來的。

爵士 貝戈妮亞·白朗這真是可怕。我將是自作自受了。

祕書長 你怎麼樣呢？

爵士 這個女人——我想一定是同一個女人，因爲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女人叫這樣一個名字——是和我的姪兒定了婚的。

祕書長 她告訴過我。但我沒有想到那個人就是你的姪兒。我想得出這在你是怎樣的難爲情。你嘗對她談過這件事嗎？

爵士 我從未嘗見過她。我只是記得起她那滑稽的名字而已。

祕書長 你喜歡時常和你的姪兒討論外交事件嗎？

爵士 和賓西談外交！那等於和一隻猿猴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他從伊東學校出來到牛津

去時，我曾幫助他，這以後我不會和他交談過十句話。

祕書長 那我不懂。她寫給海牙法庭的文件是極出色的，具有第一流的風格。那女人自己是做不來的。她背後一定有別人。是不是就是你的姪兒呢？

爵士 假如，如你所說，那些文件的格調不錯和顯示出有政治才幹，那你可以相信，那完全與那孩子無關。還有，他現在是在星加坡。那裏的土生的舞女是不可抵抗的。

電話鈴響。

祕書長 對不起。是的……請等一等。（對奧爾斐士爵士）海牙國際法庭的首席法官來在樓下，你不見他一下嗎？

爵士 當然，當然。巧極了。

祕書長 （向電話筒）請他上來。

爵士 你們對於這事件曾有文件往還嗎？

祕書長 文件那些文件我還不曾讀完十分之一呢。這比起阿比西尼亞戰爭的文件來還要多若干倍。我們從來不曾有過像這樣的事情。

首席法官進來。他是荷蘭人，比英國的法官要年輕得多。年紀在四十以下，但非常莊嚴，渾身都像一個法官。

祕書長 我真萬分抱歉，使你老遠從海牙跑

到這裏來。只要你說一聲，我就會到你那邊去，省得你這樣麻煩。你見過英國的外和嗎？奧爾斐士·米蘭德爵士。

法官 我還沒有。你好嗎，米蘭德爵士。

爵 士 你好嗎？

他們握手，祕書拿了一張交椅擺在室中央，間在他的檯子和爵士中間，讓法官坐。

法官 我想我頂好是到這裏來。這事件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曾通知過智識委員會所有的委員，而他們全都否認知道這件事。一大半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委員。

爵 士 你的意思是說這只是一場玩笑嗎？



法官 也許是有人和法庭開玩笑。但現在法庭既然已經把逮捕令的申請書公佈，便只好認真起來。不然就會在整個歐洲之前出醜。

爵士 但當那些國家加入國聯時，他們決沒有顧慮到這一着。

法官 我不相信當那些國家加入國聯時，他們曾顧慮到任何一着。他們全不讀一讀盟約的內容，便簽字在上面，來報答威爾遜。美國也全不讀一讀而拒絕簽字來使威爾遜為難。這以後，那些國家都橫衝直撞，好像國聯並不存在，只有當他們可以利用國聯來達到私圖時才記得牠的存在。

爵士 (天真地) 但此外又能夠怎樣來利用國聯呢？

法官 他們可以用牠來在國際間維持正義和秩序。

爵士 這正是我們所最希求的東西。大英帝國是擁護正義與秩序的。但我必須告訴你，要是法庭未經和我們磋商而擅自採取任何動作，則英國外交部將視為非常嚴重。我不須提醒你，沒有我們你就沒有權力。你沒有警察來執行你的逮捕狀。你不能把那些國家擁入犯人欄，你根本就沒有犯人欄。

法官 我們在海牙有一間法庭，假如你認為犯人欄的設備為必要時，我們也可以做一個，但我卻以為不必要。我們有些職員，可以付託以任何必須的警察職務。

爵士 呸，你不能當真這樣做。你沒有裁判權。

法官 你是說我們的裁判權沒有一定的依據。這意思是我們可以隨意裁判。你見慣了英國的所謂法庭的判例，米蘭德爵士，國際法庭的法官們並不是些無用的人物。我們久已等待着。一個案件來從事行動。你們現在已提供了四個案件，你們可以放心我們會儘量利用這些案子的。我們將憑這些案子來使人們證實我們的存在，感到我們的權威。我們所需的只是一個著名的案件，而貝戈妮亞小姐恰好為我們送來了幾個。

爵士 親愛的先生，白朗小姐是一個不足掛齒的人物。

法官 除非最高的法庭可以為一個最卑的人物而有所舉動，否則正義只是一種笑柄。

爵士 這我自然同意——在原則上。不過，你知道，有些人你可以把他弄到法庭上來，有些人卻不能。你在律師界的經驗——

法官 (尖銳地打斷他) 我沒有什麼律師界的經驗。請你記得你現在不是在英國，英國的法

官才是些過氣的律師，他們多半都已經把曾經獲得的法律意識忘記得乾乾淨淨。

爵士 真是怪極了。我承認我覺得驚異：法官竟是一個這樣年輕的人。我還得抱歉地說我寧可喜歡英國的制度。我們對一個英國的法官從不會有什麼麻煩。

法官 但你爲什麼必須和我有什麼麻煩？我就是一個法官，從頭到底。在我看起來，現在那些政治家，一個個的違背了基於永恆的正義的法律，而去維護那些奸雄或軍人的政府，這才是不斷的麻煩和恥辱。那些奸雄或軍人每一個都有着一批他要加以懲處的仇敵，隨意把他們監禁，放逐或暗殺，一直到一個比他更有本事的人來把他克服了，輪到他來被監禁，放逐或暗殺。像這種情形在我看去是極可憎惡的。我曾經費了許多年的工夫試着來製定一些司法程序以便懲處這些法律的破壞者。現在智識合作委員會——我必須承認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牠的存在——卻已經發現這種程序，法庭自然將用牠的全力來擁護牠。

爵士 我怕你有點兒像個理想主義者。

法官 這是必須的。正義就是一個理想，而我則是一個主持正義者。對不起，請問你是什麼？

爵士 我啊，我不過是一個非常窘困的外交大臣而已。年輕的朋友——要是你准我這樣稱呼

你——正義，如你所說的，是一個理想，並且是一個十分精微的理想；但我所必須與之週旋的卻是權力，而權力總是一種魔鬼一樣醜惡的東西。要是那些奸雄的獨裁者發出逮捕你的命令甚至執行你的死刑的命令，那當你踏進他們的國土時，你立刻就會被拘捕槍斃。即使你在他們國外，你也可能被綁票進去；你記得拿破崙和董其安公爵的故事。但假如你對他們之中一個發出逮捕狀或者下判決，那全歐洲都會取笑你，因為你沒有權力。這正和一個逐出教會的宣告一樣；同樣是徒然的。

法官 你願意被宣告逐出教會嗎？

爵士 並不是一個嚴重問題，是嗎？

法官 非常嚴重。

爵士 親愛的先生，這是不會有的事。

法官 對不起，這是可以有的。

爵士 (固執地) 對不起，不會有。請你實際地來看。首先，我不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我是屬於

英國教會的。而在我的鄉下那裏，教會是賴我而養活的。要是我不捐助，那班教會執事都會

餓死了。教區長除了通過我的關係之外，沒有別的人面。

法官 教區長是自己保有產業的，不受你餒養。要是你是一個著名的惡棍，他可以拒絕你的會籍。

爵士 但我並不是一個著名的惡棍。要是教區長敢於這樣提議，那我會立刻弄掉他的職位而把他送入瘋人院。

法官 假定教區長願意冒這樣的險吧！假定一九一四年的大戰重又來臨，而你則是派出你們的青年去轟炸歐洲都市的負責者！再假定你的教區長，作爲一個基督教的牧師，認爲你犯了道德上的罪惡而拒絕了你的教籍！又假定你願意時可以把他當成瘋子的鎖了起來。你高興嗎？

爵士 假定鄉人焚燬了他的會堂，把他浸在池水裏，這樣來教他懂得一點愛國心，他高興嗎？

法官 殉道的精神在有些人是甘之如飴的。但我的問題不是他高不高興，而是你高不高興。

爵士 我將加以藐視。

法官 自然，但你高興嗎？

爵士 啊，算了罷！算了罷！

法官 米蘭德爵士，相信我的話，你不會高興的。所以，如果國際法庭受智識合作委員的推動而對你作不利的判決時，你不會高興的。那個受海牙法庭所判罪的人，將成爲一個不快樂的人。那個國家爲牠所判罪的將成爲一個不快樂的國家。

爵士 但你什麼都不能執行。你沒有裁制力。

法官 米蘭德爵士，你的所謂裁制力到底是什麼意思？

爵士 我的意思和人們的意思一樣。裁制力，你明白嗎？這是很淺白的字。比方說，油。

法官 蓖麻油嗎？

爵士 不，不，摩托油，就是你用來飛飛機的東西。

法官 摩托油之成爲一種裁制是當你禁止牠的時候，而蓖麻油之成爲裁制則是當你使用牠的時候。此外還有別的不同嗎？

爵士 (微笑) 這我從未嘗想到過，但現在你一提起來倒有些相像的地方。不過在英國，蓖麻油這東西正和其他許多這一類的東西一樣，還沒有使用過。用蓖麻油是下流的，但禁止摩

托油卻無妨。*

法官 你不必怕海牙法庭會在正義的神聖性之外採用別的裁判。牠將確立這種神聖性而爲必要的應用。一個法官的任務是在使每一種罪過都能得到糾正。你們的智識合作委員會嘗收到四個遭受極大損害者的伸訴。牠已經非常合法地把那些伸訴轉到國際法庭。我既然這是這個法庭的首席法官，所以我的任務是爲他們的損害謀補救。我將盡我的才能來這樣做，即使我的判決將造成無前例的國際法典也不管。

爵士 可是，親愛的先生，你想採用怎樣實際的步驟呢？你能够採取怎樣的步驟？

法官 我已經採取了。我已經定了日期來審判那些案件，並已經傳原告和被告雙方到庭候審。

祕書長 但那些被告者都是獨立國家的負責首長，難道你真的以爲他們可以奉召而來嗎？

法官 我們看罷。這，在事實上就是我所欲試驗的目的。我們看吧。（站起來）現在我必須和各位告辭。米爾德爵士我們的晤談，在關於了解貴國的態度上，使我得益不少。祕書長先生，謝

*譯者按：德義法四斯常用強迫喝蓖麻油的方法來懲治反對份子。

謝你爲我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再會，先生們。（他跑出去）

爵士 我們怎樣來對付這一類的人呢？

祕書長 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他們將怎樣來對付我們呢？

爵士 呸！你知道的，他們除了演講或寫文章之外，再也不能做什麼。這在英國是有完全自由的。英國的自由是一種最有用的安全塞。

祕書長 我從前也和法官一樣的主張，一直到受了這裏辦事經驗的教訓之後，才知道要打倒

超國家主義是無望的——

爵士 超什麼？你是說超自然主義嗎？

祕書長 不，超國家主義。

爵士 啊，我知道了，就是國際主義。

祕書長 不，國際主義是毫無道理的：把許多國家推到日內瓦來，正像把許多魚拋在一個池裏

一樣。牠們便開始互相吞食。我們需要一種比國家主義更高的東西，一種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天主教主義。但這我們決不能從那些愛國的狂熱者得到：他們從少的時候起，就給灌

輸入了什麼國旗國歌以及戰爭和征服的迷夢。組織國家們等於組織世界大戰。假如有兩個人喜歡打架，你怎樣阻止他們呢？把他們分開，而不是把他們弄在一起。當其國家們被分隔着時，戰爭只是偶然的和例外的。而現在國聯卻好像一朵永恆的戰雲籠罩着全歐洲。

爵士

你不要找到我頭上來，好像我和你不同意一樣。

祕書長

我請求你原諒，我是爲這回的危機所苦惱着的。讓我們談些瑣務吧。我們怎樣來對付

貝戈妮亞·白朗呢？

爵士

應付她！把她打成泥漿吧，這個小賤人！她是不足掛齒的，不值得注意的。

（貝戈妮亞突然衝進來，把話頭打斷。她在一種不能自制的奮興狀態裏。）

貝

你們知道那消息了嗎？（看見奧爾斐士爵士）啊，請你們原諒，我不知道你們有事。

祕書長

這是奧爾斐士·米蘭德爵士，英國外交大臣。這是白朗小姐。

貝

啊，奧爾斐士爵士，非常喜歡會見你。我認得你的姪兒，我們是很親切的朋友（她情感流溢

地和爵士握手。）你聽見過這消息了嗎？米杜色斯勛爵已經逝世了。

爵士

是嗎？讓我看看。米杜色斯？我不覺得這消息有什麼重要。他一定是一個邊僻的人物。提醒

我關於他的事吧。

貝 他的兒子是紐克羅斯勳爵。

爵士 啊！那紐克羅斯將到貴族院去繼承他的父親的地位，康伯威則將舉行補缺選舉。

貝 是的，而保守黨要我出任。

爵士與祕書 什麼!!!

貝 你們以為我應該嗎？最近報紙時常提及我。假如我獲選，那我每年將有六百鎊的收入。我將作為一個愛國的候選人，而工黨的票數將被折裂，因為共產黨正在推出候選人來和工黨的作對，自由黨也正爭此一席；這樣我的勝利是不成問題的。

爵士 但我的姪兒是政府黨的候選人。他不曾告訴過你嗎？

貝 啊，這不要緊。他自己取銷了而推荐了我。他將為我付選舉費。

爵士 我以為他是在新加坡。

貝 他是在新加坡。這些事情都是用電報商定的。我剛才才知道。你想，小比利金是並不怎樣聰明的，所以他還是不在這裏把一切亂攪的好。（她坐下）

爵士 但他的競選委員會同意你嗎？

貝 他們將因為得到一個可以使他們有面子的候選人而非非常高興。你想，不管他們嘗怎樣小心訓練比利金到公衆會場上去演講，他總是表現得十分難堪。他自己知道，可憐的羔羊，要不是他的母親叫他，他自己不會想加入競選的。

爵士 而你卻相信你可以在公衆會場中造成更好的印象麼？你不是是一個政客，是嗎？

貝 我和其他的任何人一樣，我以為。當我得入衆院之後，我將零碎地學習一切我所需要的政治，康伯威區的好些居民的思想都和我一樣，所以我可以做議員。你可以放心我會毫不費力地獲選。我非常高興。（向秘書）你剛才對我那樣好，所以我以為你有權利可以比別人先知道這個消息。（向爵士）這對政府是一個可喜的消息，不是嗎？奧爾斐斯先生。

爵士 轟動一時。白朗小姐。

貝 啊，請叫我貝戈妮亞吧。我們不是和有親戚關係一樣嗎？

爵士 怕是的。

貝 我不是一定可以獲選嗎？

爵士 要是你的三個競選者居然笨到來參加競選，那你是一定獲勝的。

貝 是的，不是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借給我到倫敦的車票錢？我不願意用比利金的錢。當我錢到手時就還你：每年六百鎊，你知道的。

爵士 一張五鎊的鈔票够嗎？（他拿出一張來）

貝 （接過來）多謝你，這剛剛够用。我現在必須趕回到我的大選區去。我得趕緊收拾才可以趕上夜車再會，祕書先生（他們握手）（向爵士，感情充溢地）非常謝謝，再會。（她出去）

祕書長 這真是一個可驚異的青年女子。你真的以為她可以獲選嗎？

爵士 當然可以。她有勇氣，真誠，長得好，而又被宣傳成日內瓦的女英雄；這些都是我們的選民所喜歡的。

祕書長 但她的腦子裏卻沒有半點政治觀念。

爵士 她不必有。那些議會中黨團的督導人將在小組休憩室中逐漸教導她，一直到她懂得議會的方法為止。別的她不必懂得什麼。

祕書長 但她是一個完全不學無術的人，她每次一開口都會使人家瞧她不起。

爵士 完全不。她將勇敢地和誠實地說出她所感到的和想到的。你聽她說過的，康伯威區的好些人都和她一樣的感覺和思想。在這一點上，衆院是正和康伯威一模一樣的。

祕書長 但你能想到這種情形而不覺得懊喪嗎？

爵士 我當然不懊喪。就當我的姪兒是候選人時，我也並不感到懊喪。

祕書長 世界是瘋狂了，非常瘋狂。

爵士 呸！你需要喝杯茶提提神了吧。世界沒有什麼不對，完全沒有什麼。

祕書長 （頹廢地坐下來，向電話筒裏說）拿茶來——兩杯。





幕三第

第三幕 布景

海牙舊宮的一個廳堂。在一個寬闊的壇上，放着一張御椅，事實上這就是以前的王座。御椅前，壇的中央，是一張桌子，桌上是文具和電話機的按鈕，桌的兩旁放着交椅。廳的兩旁，地板上，擺着一列列的椅子，是原告被告證人及觀審者等的座位。高高的穹子透進了晶亮的陽光，顯出廳堂的輝煌宏偉。門開在御座右方的旁壁上。御座現在空着無人。傢具排列整齊，使人一望便會聯想到開庭或集會。近處有一個字紙籠。

國聯祕書長的坐位在御椅對面，他的側影對着右壁上的門。在他後面的第一排交椅上，坐着猶太人，波斯基和索韓。對面的第一排坐着貝戈妮亞和一個滿面笑容的青年紳士。他體格壯偉，聲音洪亮，說話時勉強抑低。青年紳士過去，是第一幕中的那個『新來者』。他們都在看報。貝戈妮亞和那位青年紳士共看一份插圖極多的報紙。他用手抱着她的腰，毫不吝嗇地享受着肉的接觸。他們顯然是已訂了婚的。

猶太人 祕書長先生，你以為真的會有什麼事嗎？

祕書長 也許不會有。我在這裏是想親自看看法庭的傳審會否有人注意，以便報告。

青年紳士 法官自己還沒有來呢。

祕書長 （看他的錶）時間還沒有到。你們都來得太早了。

青年紳士 我們來得早是想穩佔得着座位，但沒想到這裏除了我們外還沒有第二個人。

奧爾斐士爵士進來。

爵士 什麼！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人！他們不准公衆參觀嗎？

祕書長 公衆好像並不感到興味一樣。

貝 一個自由投稿的新聞記者進來探望了

一下，但因為她發覺無事可做，便又跑掉了。

青年紳士 門是敞開着的。誰來都竭誠地歡迎。



爵士 (坐在貝戈妮亞旁邊) 但這對我們的法官是怎樣的丟臉啊! 我警告過他也許會這樣

的, 我告訴他寄請帖給各家報館, 寄片子給所有的領袖人士和來自外國的觀光者。而你看, 現在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再沒有一個人。全歐洲都會嘲笑他的。

祕書長 是的, 但既然將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越少人看見就越好。

貝 不管怎樣, 我們的人數已經在半打以上, 我說這是十分出色的一羣。記得, 伯伯, 你是一位外交大臣; 比利金, 你是有官階的, 而我也不是個全無地位的人。

青年紳士 (吻她的手) 我的最親愛的寶貝, 你是一位大英帝國的貴婦。康伯威時報曾用一首詩來慶賀你的生辰, 稱讚你是日內瓦的蓮花。但目前你卻不是歐洲興趣的中心。這場審判中最大的笑話是這裏的法庭已經票傳所有的獨裁者到庭來答辯各國的湯米、狄克、蘇珊和綺麗莎等男男女女對他們的控訴。

寡婦 對不起, 年輕的 *Young* (先生) 我不是蘇珊或綺麗莎。

青年紳士 太太, 到場的不算在內。但我的意思是, 今天的會集中, 使人糊裏糊塗哭笑不得之點是那些獨裁者被傳而不到, 我們的青年法官對他們是全無權威的。

新來者 先生們，要是他們不來，那我們在這裏幹什麼呢？

青年紳士 我以為我們在這裏是在等看當法官老爺來時無事可做的笑話。

寡婦 他不太遲了嗎？我們好像已經在這裏等了好幾年。

祕書長 （看他的錶）他應來了。剛好十點鐘。

法官，穿着法庭禮服，跑進來。大家起立。他神采煥發，但十分溫和。

法官 （和奧爾斐士爵士握手）早安，*Monsieur de Milan*。（他走向法座，一路和他們招呼）早安，各

位女士各位先生；早安，*Mademoiselle*，早安，*Senora*。早安，早安。（他坐下）請坐下罷。

他們靜默地向他鞠躬答禮之後，全坐下來。

法官 祕書先生，有被告到庭了嗎？

祕書長 報告庭上，一個也沒有。你左手邊的那幾位都是原告。右手邊，奧爾斐士·米蘭德爵士，

代表英外交部來觀審。那位女士，*Dame* 貝戈妮亞·白朗，代表智識合作委員會。那位

青年紳士是聽衆。

法官 是一個不徇袒的旁觀者麼？

青年紳士 不，法官大人。對於這個女人我是極徧袒的。事實上，我們已經訂了婚。

法官 恭喜恭喜。讓我告訴各位，那擺在檯上的東西就是播音機和傳影機。我所以這樣安排是爲着避免擁擠，使審判得以儘可能的順利而愉快地進行。但我們的一言一動都是無從隱祕的了。

(大家狼狽失措。端正地坐着像在教室裏一樣)

貝 當我們進來時他們就應該告訴我們的，比利金總是用手抱着我的腰，並且在我耳旁說了各式各樣的傻話。明天康伯威時報會通通刊載出來的。

法官 我很抱歉。應該預先告訴你的。在國際法庭裏，沒有牆壁可以把你遮掩住，也沒有距離可以隔斷你的細語。不管在羅馬，在莫司科，在倫敦，只要裝有收音機和收影機的，就可以看見和聽見我們。

貝 聽見你的意思是說偷聽見嗎？

寡婦 並且偷看見，新發明的光是可照穿我們的衣服的。這真是不名譽的事情。

法官 完全不是。要是我們知道我們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生活着的，更沒有隱祕的地方可以

作惡爲非，這在道德上一定可以有大大的改進。

寡婦 我反對。私祕的東西，可以是極下流的，但不一定是惡。

貝 我想我們還是談別的問題吧。

青年紳士 法官大人，那些獨裁者怎樣呢，你真以爲他們之中會有來的麼？

法官 他們是並不受任何身體上的拘迫而來的，但在他們每天的生活，他們都做些不是身體上被拘迫的事情。

爵士 這是事實，當然的，但這可並不是一定如此的事實。

法官桌上的電話機響了起來，他按下電鈕，聽着。

法官 米蘭德爵士，你可以不必再多等了。（向電話機裏）我們在等着他，帶他上來。（他關了

電鈕。）第一位到來的獨裁者是蓬巴東先生（*Signor Bombardone*）

其他的人 蓬巴東!!!

獨裁者進來，盛氣凌人，舉止粗莽，渾身的氣概都顯示他是一個支配着運命的人。

蓬巴東 這就是所謂國際法庭嗎？

法官 是的。

蓬巴東 我的名字叫蓬巴東。(他踏上壇上，

用有力的手抓了最近的一把交椅放在法官的左邊，山崩一樣地坐了下去)不要因為我來了使你們不安。繼續說下去。

法官 *M. Janson* 蓬巴東，我必須感謝，你這樣快

捷地服從法庭的傳喚。

蓬巴東 我不是服從什麼。我到這裏來是因為我自己高興。我的意志是世界意志的一部分。並且碰巧是大的一部分。世界是趨向於國際主義的。要不是這種趨向的激勵，你是不會這樣大膽來傳我出庭的。所以你的行動是文明趨向的象徵。凡是發現這種象徵的地方就有我的地位，一個領導的地位。

爵士 可是對不起，*M. Janson*，我知道你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主義者。但你能夠同時是國家主義者又是國際主義者呢？



蓬巴東 我不是國際主義者又是什麼呢？你怎樣蓋一座房子？首先你必須做些堅固的磚，你不能用爛泥沙。國家就是建築將來的世界國家的磚子。我把我的舊土鞏固起來成爲一個國家一個白的國家。然後加上一個黑的國家而使之成爲帝國。把許多帝國聯合起來，帝國的領袖們就可以統治全世界；而這些領袖們又可以有一個最高的領袖他將是一個全世界最有本事的人。這就是我的見解。至於我對於那由五十個不足重輕的小國家的市僧所烏合而成的自稱爲國際聯盟這東西的意見，我留下來讓你猜想。

法官 但貴國也是這個聯盟的會員國，*Signor*。

蓬巴東 敵國對於那些傻子必須加以注視。聖經告訴我們，在我們的路中，寧可碰到一頭熊而不可碰到一個傻子。傻子們是危險的，而所謂國際聯盟就是傻子的聯盟。所以智者必須加入來加以監視。這就是爲什麼那些大國們也和那些我們有機會時就可以在下去的玩具樣的共和國們都一起在聯盟裏。

新來者 再說下去，先生，我聽不明白。

蓬巴東 (傲慢地，向法官) 告訴他，這是一個能够明白的人的法庭，那些不明白者的地位是

應該和那些緘默的，盲目地服從的勞動者排在一起的。

新來者 啊，這就是你的玩意，是嗎？你是什麼

人，我應該服從你？這樣置民主於何地？

蓬巴東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根據這兩個事

實，所以我在這裏，而你在你那裏。試着

來和我換位置，就等於試着來轉換太陽的軌道。

新來者 你非常自負，是嗎？我再問你：你置民主於何地？

一個瘦弱的，沒有笑容的中年紳士，愁態挺直，滿臉不滿的表情，撞了進來。

不滿足的紳士 這是國際司法部的審判廳嗎？

蓬巴東 (跳起來) 巴脫勒 (Battler) 想不到你會滾到這裏來！

巴脫勒 (同樣驚異地) 蓬巴東，沒想到你也詭秘地跑到這裏來！

蓬巴東 你以為你可以比我佔先嗎？



巴脫勒 你瞞住了我自己來，你這狐狸！

蓬巴東 （坐下來）下流話，老巴，下流！

巴脫勒 實在的，老蓬，我向你道歉。（他從奧爾斐士爵士後面拿了一張交椅，跑到壇上法官的

右方。法官現在兩旁是兩個獨裁者）對不起，先生。（他坐下）

法官 巴脫勒先生，謝謝你，服從法庭的傳訊。

巴脫勒 這不能用服從的字樣。

法官 你已經服從了。你爲什麼來這裏呢？

巴脫勒 正是爲想知道我到這裏來的原因，所以我才來。老蓬，你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

蓬巴東 那裏都有我。

青年紳士 （喧囂地）哈哈！哈哈！真是有趣極了！

法官 我必須請聽衆不要微笑。

新來者 （他是毫無點點的）微笑，他不是微笑，他是大笑。法官大人，我們只是在胡說八道

花費時間。那裏有一個人能够隨處都有他？那一位先生則說他到這裏來是想找出他所以

來的原因！這是毫無道理的。這兩位先生是有香味的。

蓬巴東 對不起，「有香味的」是什麼意思？

新來者 香味，是從你的木頭（Chumps 一義愚蠢——譯者）發出來的。假如直說出來，就是：

發癩。

蓬巴東 我知道了，你原來出身下流社會。

新來者 什麼叫下流社會？你不知道民主政治已經把這些分別消滅了嗎？

蓬巴東 恰好相反，我的朋友。民主政治第一次給牠以真正的意義。民主政治把我們拋在同一架天秤上。你的盤子高了上去，我的低了下來。要是我老坐在這一邊，你的就永低不下來。民主政治把你從教士、國王、地主和資本家的法律解放出來，但卻把你置於個人的重力律之下。個人的重力律是一種自然律，你是沒有法子把自然律砍頭的。

新來者 但民主政治卻可以砍下你的頭。英國的民主政治以前就曾砍下一些比你更粗的頭。蓬巴東 永不，金融寡頭政治曾砍下國王們和主教們的頭來造成自己最高的地位，以便掠奪

人民而不爲國王或僧侶所干涉，但人民總是擁護他們天生的領袖的。當其沒有領袖，沒有

國王和教士以及沒有死去了的國王或教士所定下來的法律的時候，你有的是暴徒法，私刑，賊黨法，一句話說，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你們英國從不知道什麼是民主，這是你們的運氣。由於我的領導，我把我的國家從這些東西拯救了出來。我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制度。

新來者 我的天，你是民主的！你曾經廢止了民主。你曾經！

蓬巴東 把我的領導地位拿去表決吧。舉行一個總投票吧。要是我所得的成年票數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下，我將辭職。假如這不是民主，什麼才是民主？

新來者 這可不是英國的民主。

巴脫勒 英國的民主是欺騙的，我已經說過了。

新來者 啊，你這愚昧的外國人，不要亂說。總投票是「非英國」的，徹頭徹尾地「非英國」的。貝 你們聽，你們聽！

爵士 我可以參加一句半句嗎？

巴脫勒 你是誰？

爵士 我不過是一個微末的英國人，恭聽着你們清妙而有味的對話。正式說起來，我是英國的

外交大臣。

(兩位領袖一道站起來行一個法西斯敬禮。與爾斐士爵士仍舊地坐着，和葛地作手勢回答。)

蓬巴東 我必須對法庭說明，英國一離開了

我就成爲不足重輕，多少年來我指揮着她的政策。(他坐下來)

巴脫勒 我每一次和英國國辦交涉時，總是當着她的鼻尖彈指頭。歐洲看我的顏色，不是看英國的。(他也坐下)

爵士 你很惹人注意，巴脫勒先生，你實在是很惹人注意的。而你，蓬巴東先生，只要是對我們有利的話，我們歡迎你來指揮我們的政策。但事實是，我們在英國對於你的這些勝利是完全不覺得的。我聽到你剛才所說的非常喜悅，並且——我希望你不要怪我這樣說——覺得



很好玩。但我必須警告你，要是你的勝利竟至誘導你採取了任何不利於大英帝國的步驟，那我們就會突然從勝利降到事實上而來，而事實也許不會和勝利一樣順遂的。

巴脫勒 你們能做什麼呢，事實與不事實？

爵士 我不知道。

巴脫勒·蓬巴東（同聲）你不知道!!!

爵士 我不知道。巴脫勒先生，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的，蓬巴東先生。

蓬巴東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知道你們能夠做什麼呢，還是說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做？

爵士 兩樣。蓬巴東先生。

蓬巴東 老巴，對於這你有什麼話說呢？

巴脫勒 我會知道怎樣做，這是沒有疑問的。

爵士 你的意思是說當你知道英國將怎樣做時，你會知道怎樣做？

巴脫勒 我已經知道了你們會做的是什麼。那就是，一無所能。我把你們的和平條約撕毀了，而

把那碎片摔在你們臉上。你們什麼也沒有做。我揮軍一萬八千，踏穿過你們的羅迦諾條約。

我不顧你們一切的反對，破壞了一個邊境，使我的王國的面積和權威增大了十倍。你們做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

爵士 我們當然什麼也沒有做。因為我們還不高興做些什麼。一個三歲的小孩子也可以預見到我們不該有所作爲的，所以你可以向我們擺拳頭並且嚷着說：「你敢就做些什麼吧！」你的國人以爲你是一個英雄。但你知道你可以儘管放心，我們並不在乎。

蓬巴東 *Excellency* (大臣先生) 你說得很對。正是你們的和法國的愚蠢，把老巴送上了滑溜溜的政治野心的椅子上。他對於權威的感覺極爲銳敏，並且又受了我的榜樣的鼓勵。你不能小覷了老巴。

巴脫勒 老蓬，我從不掩飾我對你的羨慕，但你卻有一個弱點，要是你不懂得抑制牠就會毀滅了你自己。

蓬巴東 而這是什麼呢，請問？

巴脫勒 自大。你以爲你自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偉大人物。

蓬巴東 (鎮靜地) 你能够舉出一個更偉大的嗎？

巴脫勒 不論在俄羅斯，亞拉伯，伊朗，都有着競爭者。

蓬巴東 而且還有大巴脫勒，爲什麼不提起他呢？

巴脫勒 瞧着吧。決定誰優勝的是歷史，不是我。

法官 先生們，我們別提一切的人物吧。讓我向各位重提剛才米蘭德爵士所談及的一個要點。

爵士 是什麼，法官大人。

法官 當你被駁問到貴國在利益衝突的場合，會怎樣做的時候，你就坦白地說你不知道。

爵士 是的，我不知道。

巴脫勒 而你說你自己是一個政治家！

爵士 我告訴你我並不以爲自己是政治家。這在英國是一個少見的字眼。我是一個閣員，是個外交家，可是不能算是專家。當你質問我英國的利益被嚴重地威脅着時，英國會怎樣做，這等於叫我在未到達一條河流之前先涉渡過去。這在我們英國是從不這樣做的。但當我們到達河流之前時，我們就懂得涉渡，架橋，以至把河流弄乾。而當我們已經這樣做了時，再也用不着來思想怎樣做了。我們發見我們可以不必思想而生活下去。你想，除非你知道事

實，要不然的話，思想是極少有用處的；而政治上的事實，我們總得在隔了二十年之後才知道。有時還要隔到一百五十年。

法官

可是，米蘭德爵士，你總知道有一種叫做思想的活動存在着。

爵士

法官大人，你使我吃驚。我極端不願意喪失了對於現實的把握，而坐下來想。這是危險的。

這是『非英國』的。這把人導向理論，導向投機政策，導向夢想與幻景。要是我可以這樣說，我相信我的地位比那兩位今天光臨受審的卓越的領袖要愉快一點。他們的話是非常有味道的：每一句話都是警句，我呢，不過是一個愚蠢的英國人，頗爲我的庸俗而慚愧。但假如你問我他們的存心怎樣，我必須率直地承認我不知道。他們在那一點上是和我們一致的呢，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是知道英國的居心的，他們知道可以從我們期待些什麼。我們沒有什麼投機的計劃，我們只是擁護我們所愛戴的大英帝國，並準備接受上帝所加給我們更大的責任。同時，要是有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聯合在一起，想造成我們在陸軍上或海軍上的劣勢地位，特別是海軍的劣勢地位時，那我們就會感覺到非常不安。我警告你們——也請求你們——不要嚇壞了我們。我們是一種簡單的懷着好意的人民，最容易受驚。而當

我們受了驚時，我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即使是些我們以後不願意再追憶起來的事。不要迫我們向這方面跑。認清我們本來的面目，讓我們這樣活下去。請原諒我這段黯淡的小小的演詞。我不應該再花你們的時間。

巴脫勒 虛僞！狡獪！

蓬巴東 一篇最狡黠的演說。但騙不了我們。

法官 你們兩個這樣就都是受騙的了。這是一篇出於一位絕對誠實的紳士的絕對誠懇的演說，而你們兩位卻都認爲是英國的虛僞的暴露。

貝 荒唐的謔話，我說。我不願意坐在這裏聽人家侮辱我的國家。

青年紳士 聽聽起來康伯威

巴脫勒 『起來，康伯威』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是康伯威？

貝 啊！他連康伯威是什麼都不知道！

祕書長 巴脫勒先生，康伯威是倫敦的一部分，除了牠是在泰晤士河之南而不是在泰晤士河之北以外，也正和倫敦的其他部分分別不出。

貝 你所謂分別不出是什麼意思？牠也許不像梅菲那樣著名，但無論如何牠總比貝克威好一點。

蓬巴東 請原諒我的孤陋寡聞，但貝克威又是什麼？

貝 啊，他連貝克威是什麼也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秘書長 貝克威是倫敦的另一部分，和康伯威毗連，並且和後者是分別不出來的。

貝 先生們，不要相信他的話。他這樣說是有意來嘲弄我的。康伯威的居民是南倫敦社會中的精萃。貝克威的居民是些下等的中產階級。簡直是地球上的渣滓。

巴脫勒 小姐，我讚美你的地方狂熱主義，但我等着人家答復我的問題。『起來，康伯威』是什麼意思。

法官 我相信這是南倫敦的口號，等於『巴脫勒萬歲。』

蓬巴東 哈哈，哈哈，妙極了。

巴脫勒 在取笑我嗎？

法官 巴脫勒先生，不要緊，讓我來維持秩序。貝戈妮亞小姐正向我們的審判進程上作一極有

價值的貢獻。她指出我們所應該真的來應付的是什麼。我們的課題是在康伯威和貝克威中間不可協調的敵對上來建立歐洲列強間的和平。

爵士 法官大人，不要讓你自己受騙。你試向英國開火吧，包管康伯威和貝克威的人就會攜手來和你作戰。

巴脫勒 你聽，老蓬，這位先生在恐嚇我們。

爵士 沒有這回事。我只是告訴你們在某種意外事件中可遇到的情形，但那是我們所誠意地設法避免的。我極力來在外表上對你們表示友誼，正如在精神上一樣。但我誠懇地指出，要是有一個公正的陌生人在這裏，那他的印象將會是你們兩位在恐嚇我。甚至可以說在欺凌我。

蓬巴東 我們本來就是這樣。這樣我們才不會被國內所輕視。要是我們不向別人咆哮，那我們怎樣來維繫我們人民的自尊心呢？——你可以原諒我對你個人批評一下嗎？

爵士 當然，我將重視你的批評。

蓬巴東 你很客氣。你差不多把我解除武裝了。但我可以告訴你，你的技巧是過時了的嗎？把來

擺在博物館裏，就說吧，擺在一間專門陳列十八世紀的東西的房間裏，也許是非常古雅而有趣的。但拿來對現代的羣衆有什麼用處呢？而你的口號都是陳腐了的。

爵士

我不大聽得懂。你所說的我的技巧，到底是指的什麼？

蓬巴東

我所指的是你的風度，你的姿勢，你發言的音調。演講是一種精細的藝術。和其他精細的藝術一樣，不是用勤苦地練習得來的技術是不行的。

爵士

但我是一個有經驗的演講家。我的口才從不會被譏評過。和其他的演講家一樣，我對於

養成清晰的音節曾痛下工夫，而向來我又有最好的議會的模樣可供觀摩。我以為——你既然這樣地談起——這可以湊成一種技術，但我不敢說這裏面是有一點專門的意味的。

巴脫勒

是的，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的技術啊！開初我覺得驚異，以後則因好奇心的驅迫而

加以研究——想找出牠可能的效用是怎樣。在我看來，演講的目的，是在傳播一種對於真理的熱烈的信仰，而使之產生直接的行動和真誠的服從。我的技術，正像對座這位先進者的一樣，是爲達到這種目的而發明和完成的。你必須承認牠是異樣地成功的。牠的一陣氣息可以吹倒你們的議會。我們則因之而行使着那非任何國王，總統，大臣所能獲得的個人

的權威。這是簡單，自然而合理的。但你的技術呢？你的技術的目的呢？顯然的，牠的目的只是在破壞信仰和癱瘓行動。從陳腐的新聞政策的破布袋裏和從 *Kikkeronian* 的拉丁文

爵士 對不起，我抗議。我請求法庭保護我。

法官 什麼事？爲什麼你需要保護？

爵士 因爲這些可憎惡的現代的錯誤的發音侮辱着我。讀 *Kikkeronian* 是對我們舊學派的一種侮辱。我堅持讀成 *Cisseronian*。

青年紳士 你聽，你聽！

蓬巴東 當心，老巴。這是英國的技術的一部分。你們正討論着一些真正是重要的東西。那是有危險性的。所以他把話頭轉移毫無意義的東西上邊來。

爵士 我告訴你，我沒有這種意思。我也不能承認現代對於聖典的錯誤的發音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這是一件極端重要的事情！

法官 米蘭德爵士，我們並不懷疑牠的重要性，但那是在這個法庭的裁判力之外的，我們不能

讓牠分歧了我們對正經事情的注意。我提醒你們來注意一種對某一特殊部分的人所犯的某種特別的罪。把炸彈拋落在一個稠密的都市裏，這是一種性質最可怕的罪。把水雷散佈在作爲人類共同的通路的海裏，使船隻在黑暗裏一碰到牠的便碎沈下去，這是一種惡魔似的罪。犯了這些可憎惡的罪的是那些青年人——

爵士 是執行命令的，法官大人，並且是出自愛國的動機的。

法官 當然。假如有一個青年向你行竊，而在被捕之後說，第一是因爲這是別人叫他這樣做的，第二是他偷去的錢爲的是繳納所得稅——是出於很充分的愛國動機——你可以接受這種辯解嗎？

爵士 這真是滑稽！記住，先生，要是你的青年英雄是殺人者，但同時他們也是被殺者，他們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的。

法官 那麼讓我們爲扒手加上第三個抗辯的理由吧！他也冒着自己的衣袋爲他人摸竊的危險。你會接受這樣的辯解嗎？

爵士 法官大人，我憎惡戰爭也和你一樣。但要是有一個傢伙要來殺死我，那假如我能够我就

必須殺死他。難道我應該讓他殺死了我和強姦我的妻女嗎？

法官

我相信假如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是可以構成合法自衛的理由的。但這種同殺人者與強奸者的角鬥，和那在公海上佈下水雷來屠殺一些無辜的人的行為有什麼相同之點呢？這些無辜的旅行者對於你和你的妻女是毫無惡意的。還有，這種向一張睡着嬰兒或睡在產母的牀上投下炸彈也完全兩樣。

爵士

我明白，這是很可怕的。但我們沒有法子使其不發生，我們必須採取實際的觀點。這正和倫敦的交通一樣。我們知道每星期都得撞死多少兒童。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廢止交通。汽車交通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挖煤礦也是一樣。鐵道運輸也一樣。航空也一樣。礦坑的爆炸，火車的互撞以及鐵路轉接點上的意外飛機的墜毀都是極端可怕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坐飛機不挖煤或不坐火車。這些都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戰爭也是文明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因為牠的可驚的禍害而不戰爭。

法官

但礦坑的爆炸，火車的互撞以及飛機的失事等並不是工業的目的。而是工業的意外。牠們是在儘可能的防範之外發生的。戰爭卻是以產生這些禍害為唯一的目標。挖煤者的任

務和目的是從地裏把煤砍出來，使人們家裏有煤可燒。但兵士的任務卻是在焚燬人家和殺死人民。這不是文明的一部分，這是文明的危險。

波斯基 法官同志：你不曾判決一個犯罪者死刑嗎？劊子手不曾執行過你的判決嗎？這難道不是文明非常必要的一部分嗎？

法官 我判決人們死刑時，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引起了他們是否適合在人類社會中生存的問題，而且是必須在細心的訊問之後；訊問的時候，他們有着各種可能的合法的援助和保護。這可不能拿來和青年人們隨意屠殺那些無辜者相比。假如這些青年人們被傳來審訊，而我判處他們死刑，這才是合法的。我們在這裏想查明的就是爲什麼他們不被傳訊。

爵士 但是，真的，他們只是服從命令而已。

法官 你爲什麼說『只是』呢？屠殺人類和毀滅城市的舉動是不能用『只是』的字眼來形容的。爲什麼那些發出這樣殘暴的命令的人們不受傳訊呢？

爵士 但什麼法庭可以傳訊他們呢？

法官 必要時就是這個法庭。在從前，我也許可以說『在上帝的審判之前。』但現在人們既然

不相信上帝的裁判，我們難道不應該在未被屠殺所毀滅之前創造一個法庭麼？

蓬巴東 和平可以更有效地毀滅你們。在修鍊人類的性格上，戰爭必須有其地位。人倘若不戰爭就會腐化下去。

寡婦 而當他們戰爭時就得死亡。

蓬巴東 不，不，只有某種百分率而已，這為的是使戰爭實在和有味道。

法官 你認為一個人對抗一挺機關槍，或是一個產婦對抗一陣毒氣是一種戰爭嗎？

蓬巴東 這是一種禍難，一種死的禍難。而禍難是教育着我們的，不只是教我們招架刺刀和如何揮拳而已。一個民族除了在危險時是什麼也不做的。

猶太人 難道不加上毒氣的危險，世界上的危險就還不夠嗎？

蓬巴東 是的，世界上許多危險，把你的腳弄濕了也是一種危險。但這並沒有戰爭的戰關性，這種戰關性影響人類的想像力，而由影響人類的想像力，影響到人類的性格和力量。

寡婦 你曾經當過兵。你得過好處嗎？當你因受傷而離開戰壕躺到醫院的牀上時，你不高興嗎？

蓬巴東 非常之高興。但這只是經驗的一部分而已。戰爭並不全是光榮的和勇敢的。在戰爭裏

而你可以發見你是一個怎樣的懦夫，也可以發見你是怎樣的勇敢。你可以體驗到怎樣爲困苦和恐怖所癱瘓和怎樣對死亡傲笑。請問我這裏這位戲班的學徒吧，他也曾經當過兵，他知道的。

巴脫勒 我們誰都是從學徒的地位開始的，而也許終成爲一個名伶。軍隊是一個我學習了很多東西的學堂，因爲，一個人只要有像我一樣學習的能力，即使在極壞的學堂裏也學得到點東西。軍隊是一個壞學堂，因爲戰爭不是無間歇的事情，而軍隊中卻以爲是無間歇的。結果是退伍的士兵，在他未恢復平民的意識和自行思想的習慣以前，變成了一無用處。不，老表，我是一個和平的人，但必須是一種自願的和平，而不是被脅逼着的和平。在我未全身武裝和準備好了來應付整個武裝的世界以前，我的和平主義是毫無價值的。

爵士 佩服佩服，這正是我們英國所處的地位。

新來者 我是英國人。而我要說的是，爲了減少人口，戰爭是必要的。

蓬巴東 這個人是一個傻子。戰爭激勵人口的增加，兵士也許是去送死，但在他後面留下了懷孕的婦人來遞補他的缺。女人是不能拒絕兵士的，她們看不起懦夫。死，是最高度的危險，

牠把生命提到崇高的愛的陶醉裏。我們幾曾見過一個好勇狠鬪的種族沒有後裔？

青年紳士 說得很有趣，老頭兒，不過，男人在戰場上和女人在家裏這種想法現在是不行了。在滑鐵盧戰爭時，家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今日家庭卻已成為轟炸者所愛好的目標了。在戰場裏的兵士是安然無事的，但在嬰兒搖籃畔的女人卻被炸成碎屑。把女人殺光了，且看你的人口怎樣？我的天，你什麼人口都不會有的了。

巴脫勒 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傻子。假如戰爭的目的是在毀滅人類，殺女人好了，男人不關事。

蓬巴東 戰爭的目的並不在毀滅人類，而是在保存人類最高貴的性格，勇敢對女人絕對安全。對男人絕對危險，這就是戰爭的理想。

青年紳士 我說，*Stichwort*，你會預防被人暗殺嗎？

蓬巴東 我不鼓勵暗殺，但這是我的地位的一種危險。我是在危險中生活的。這比平安地生活着更為緊張。

新來者 法官大人，這些先生們都在胡說八道。

法官 所有的政客都是胡說八道的。你的意思大概是說這不是你平常所聽慣的胡說八道吧。

新來者 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慣於聽政治家談正經的政治，但這些說什麼危險地生活着

的不是正經的政治，在我看來是胡說八道。我在橫過街路時，難道不看看有沒有汽車撞來嗎？難道街上沒有紅綠燈嗎？我可以睡在一個天花病院裏嗎？我在過河時不走橋梁而走繩索嗎？我的舉止將像一個傻子呢？還是像一個腦筋清明的人？

蓬巴東 你假如能够在繩上走過，而不必走那經年造成的幾尺寬的堅固的橋道，那你就更是一個可欽佩的人物。

爵士 你真的以為我們必須受少數的走繩者的貴族制所統治麼？

蓬巴東 這難道比你們英國獵狐者的貴族制更不可能嗎？

爵士 先生，走繩者並不是獵狐者。

蓬巴東 而紳士們又不是走繩者。多可惜啊！

新來者 啊，和你們這班人談話有什麼用處呢？我在做夢嗎？我喝醉了嗎？

蓬巴東 不，朋友，你只是不够資格來了解而已。現在我們言歸正傳吧。拿出力氣來。肅靜。秩序。我已準備好了來應付我的原告，要是有的話。

法官 你好像是被控殺害和破壞了歐洲的自由和民主。

蓬巴東 人們不能破壞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而且，這也並不是我的任務。我的任務是統治。我

照着我的人民的愚蠢所准許的限度，給他們以良好的統治。此外他們還需要什么呢？

新來者 我爲什麼被關在傑克遜爾的議會門外呢，我是一個合法選出來的議員？告訴我爲什麼？

蓬巴東 大概是因爲你要阻礙牠的工作和不信任牠的領袖。半打像你這樣的障礙物可以把

我十分鐘內做完的事延緩到兩年。世界不能再容忍了。你應該給拋入垃圾箱。

新來者 我算輸吧。在說話方面我趕不上你。但我怕什麼呢？我還是抱着我的宗旨。這是我最後的話。現在，你儘管繼續獻醜吧。

蓬巴東 老表，現在輪到你說了。

巴脫勒 難道我被告嗎？爲什麼，請問？

猶太人 (跳起來) 爲殺人爲試着來摧毀種族的花朵。

巴脫勒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猶太人 我是一個猶太人。

巴脫勒 那你在我的國度裏有什麼權利呢？我排擋你正像英國人在澳洲排斥中國人一樣，正和美國人在加里福尼亞排除日本人一樣。

猶太人 英國人爲什麼排斥中國人呢？因爲中國人是那樣的勤勞，儉樸和可靠，只要有這種黃種的中國人可得的地方，人們就不會僱用白種的英國人。你們爲什麼排斥猶太人呢？因爲你們的智能，毅力，眼光和對於金融的控制部比不上他。你們所懼怕的是我們的天才，我們的德性，而不是我們的惡行。

巴脫勒 但我難道不因爲是我而被排斥嗎？我不准踏進英國，除非我聲明我不在那裏找工做。並且只想逗留幾個星期便回國。不管在那一個國度裏，外國人總是一個闖入者。在每一條海岸線上，都有官員來阻止他，要是他沒有護照和簽字就不能上岸。你要是屬於某一族或某一種，你根本就休想登岸。當德國的軍隊還未開入比利時時，英國便把歐洲投入戰爭的漩渦，每一個國家都選擇牠的人民和血統。我們不過是說我們的將是諾爾狄族而不是希泰德族。如此而已。

猶太人 一個猶太人是一個人類，難道他沒有在地球上隨處住居行走的權利嗎？

巴脫勒 沒有護照便什麼地方都不能去。這是國際法規。

猶太人 我會被毆打和規奪，這也是國際法規嗎？

巴脫勒 我很抱歉，我並不是無所不在，而我的手下人又不都是天使。

猶太人 （勝利地）呀！那你並不是如你所自以為的全能的上帝了，（向法官）法官大人，我

滿足了。他已經認罪。（他沉重地坐了下去）

巴脫勒 撒謊！猶太人是從不知道滿足的。够了。我警告你。滾開，那你就不会被毆打或規奪。滾開，我告訴你。世界是够大來容納我們兩個種族的，但我的國度裏卻不够。

猶太人 我把我自己交由法庭去處置。至於猶太族，我們是不知道有所謂國界的。讓那些設立

國界的人為他們自己辯護吧。

蓬巴東 庭長，你假如讓老巴在猶太人問題上嚙嚙，我們就談到晚上也談不出什麼的。他沒有等我做出樣子來便擅自動手，弄得我也必須放逐猶太人，要不然他所趕出來的一大批會壓倒了我的人民。我說他應該等待。我還必須加一句，那些不追隨我的領袖們於我是毫無

用場的。

巴脫勒 我並不是你的追隨者。幾曾見過一個諾爾狄族人降格來追隨一個南方的拉丁人？

蓬巴東 你忘記了我的國度有一個南部也有一個北部。北部的大山，把你們的阿爾卑斯山拿

來比較只是小丘而已。那些大山的積雪，巉巖，雪崩和寒風等造出來真正的男子漢，老子漢！你那號稱旅行者的天堂的國度卻只能陶養出歌劇的角色。老巴，你太漂亮了：你以為你自己是一頭金髮藍睛的野獸，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看，他是一頭金髮藍睛的野獸嗎？我所知的最好看的野獸是加拉伯里的牝牛。我並無意於裝成好看的野獸。但假如輪到我身上來這樣做時，那我會做得比老巴更逼真。你們的所謂諾爾狄這個字，我是全足當之而無愧的。他生出來就是一個南方人，而南方就是南方，不管牠是北極圈的南方和赤道線的南方。種族的分別是毫無意義的，使人剛健起來的是地方拔海的高度。我們的這位朋友是在並不十分高的地方生長的。他從頭到腳都是一個藝術家，但他兒時所喜歡的遊戲是決沒有勇敢的成分的，他不會不怕雪崩。至於我們的種族問題，牠們已經這樣混雜，大概全人類都會是阿伯拉罕所遺傳下來的，因為現在活着的人必須是阿伯拉罕時代活着的人所

傳下來的。老巴也有阿伯拉罕的血液。

巴脫勒 這是一種難堪的侮辱。我要求決鬪。我不能痛毆你的腦袋，因為你至少比我重三十磅。但我將用任何可以使我和你有同等機會的武器來同你打。

法官 先生們，你們是在海牙，在國際法庭上。決鬪已經不時髦了，而你們的生命也太寶貴了，不能冒這樣的險。

蓬巴東 對的，法官大人。現在我承認老巴的祖先是完全不可知的。我道歉。

巴脫勒 我不要你的道歉。我要求決鬪。你不要想用道歉來褫奪我要求決鬪的權利。你是一個懦夫嗎？

蓬巴東 老巴，我們兩個都是懦夫，記得一九一八年。現在誰都是懦夫了。

巴脫勒 (站起來) 我要回去了。

寡婦 (站起來) 你不能回去。我們正臨到這個法庭真正的任務時，而你便想避開。要是你們之中有誰敢動我就開槍。(大家驚惶)

蓬巴東 老巴，手舉起來。(有禮貌地自己舉起手來。)

寡婦 聽我說。在我的國度裏，男人們成天都決鬪。要是有誰拒絕，他就成爲一個敗類，沒有人再

來看他和同他說話，他的妻女們就像罪人般的被逐出社會之外，

巴脫勒 在我的國度裏以前也是這樣。但我禁止了牠。

法官 而你自己卻想決鬪。

巴脫勒 我不是爲禮俗，而是爲求滿足。

寡婦 對的，這就是男人們所常要的。請看我吧，我是一個兇手。（大家驚震。）我的丈夫要求另一種滿足，他從我最親愛的女友處得到，而禮俗迫住我把她殺死，在我夜夜的夢裏，她總是來要求我赦免她，但我卻必須再殺死她。我願意發癲，但我又不能夠。每次我做了這種可怕的事情之後，醒過來時，腦筋反而一次比一次清楚。而這種恐怖成爲更深和更使人受罪。

巴脫勒 （畏縮地）不要再說了，我受不了。

蓬巴東 這個女人是誰？她有什麼權利到這裏來？

寡婦 我的名字叫復仇。我的名字叫妬忌。我的名字是習慣法也就是無法。你沒有和我做過對手以前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厲害的東西。

法官 你有一個特別的案子，說出來吧。

寡婦 我的丈夫爲他的繼任者所殺。要是除了報血仇之外沒有別的補救方法，那我的兒子就必須殺他。而我則將繼續夢下去，繼續殺下去。我請你來判定他的罪。

蓬巴東 同時也判定你的罪。

寡婦 我將自己刑罰我自己。要是你判決我死罪，我將自己執行，就在這個法庭上。

法官 但你不知道這個法庭的判決是不執行的嗎？這不過是一種道德的裁判而已。

寡婦 我完全知道。你可以使全世界的手指都指住我的丈夫的兇手，說『你犯了殺人罪。』你也可以在我額上蓋上同樣的烙印。這就是你應該做的和你所能做的一切。這樣我可以不再做夢，我可以自殺。至於那兇手呢，讓他帶着那烙印吧！

法官 這就是這個法庭對於罪犯的懲罰。太太，謝謝你對這個法庭的理解。

巴脫勒 (爲適才的敘述所痛苦) 我受不了這些。命令這女人不要自殺。

蓬巴東 不要是她有一個羅馬人的靈魂，誰敢制止她？

法官 巴脫勒先生，這是我的權力之所不及的。

巴脫勒 你的權力所能及的，是你敢於推行的地方和牠被人遵從的地方。我有什麼權力呢？
蓬有什麼權力呢？那一個領袖有什麼權力呢？我們發命令而被他人服從，就是這樣。

蓬巴東 法官先生，這是真的。權力是一種天才；你或者有，或者完全沒有。人家不是服從你，就是把你打成肉漿。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人，卻有一種比其他的更高的權力。這就是羅馬魂。而羅馬魂的權力比其他的更高這一點，也就是羅馬魂許多優點中不可動搖的一點。這個女人的生命是在她自己手裏的。

巴脫勒 不，我告訴你我受不了。制止她自殺，否則我便要離開法庭。

法官 太太，我不准你自殺，但當那個殺死你的丈夫的兇手罪狀被證明時，我將判他的罪，這樣我可以把你從你的夢境裏解救出來。

寡婦 謝謝大人。（她坐下）

法官 巴脫勒先生，你滿足了嗎。

巴脫勒 我也謝謝你，我滿足了。（他坐下，但他的感情還沒有平息）

蓬巴東 不決鬪了嗎？

巴脫勒 不要使我苦惱。(不耐煩地)老蓬：你真是一個傻瓜。

蓬巴東 (異樣快樂)哈哈！(向法官)這個意外事算完結了。

一個很動人的，油嘴滑舌的中年英國女人跑進來，裝束像教堂的女執事，拿着手袋裏面裝滿了宗教的小冊子。

女執事 我可以回法庭說幾句話嗎？(她不待回答即繼續下去)我深深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現在世界上有一種運動，也就是我心裏的那種運動。在這種運動之前，一切的戰爭，一切的不仁不義，一切的罪惡和痛苦，都將消滅，而使日內瓦成爲多餘的東西。我是憑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的。我記得起許多人的經驗也和我的一樣。我——

蓬巴東 (對她大發雷霆)太太，你還未曾

獲得允許來向我們說話。

女執事 (對於阻撓全不在意)那是很簡

單的。而牠所帶來的幸福又是那樣的神



異。你們所應該做的只是皈依主宰。

巴脫勒 什麼主宰？我就是主宰！

蓬巴東 老巴，你之外還有別人。

女執事 要是你知道我過去是什麼人，我現在是什麼人，那你們就會覺得你們在這裏所做的只是些不足掛齒的事。

巴脫勒 （大嘆）那一個是主宰，說出他的名字來。

女執事 請你不要太大聲。我並不聾；不過，當一個人在傾聽他內心的呼聲時，他就不易聽清外來的聲音。

巴脫勒 我並不是外來的聲音。我是我的人民的領袖。我也許會成爲許多種人民的領袖。你所說的那位主人是誰？

女執事 先生，他的爲人愛戴的名字是耶穌。我相信你小的時候，你的母親教過你說：『讚美耶穌的名字。』

青年紳士 『讓天使們俯伏主前。』

貝 比利金，別胡鬧。我不能讓你嘲笑宗教。

蓬巴東 太太，在老巴的國度裏，他們說的是『巴脫勒萬歲。』他已廢止了耶穌。

女執事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耶穌現在比任何時都更有力。耶穌是不可抵抗的。你也許可以

把你的國人團結起來愛戴你自己。但耶穌卻能夠團結整個世界來愛戴他。當你變成灰塵時，他還是活着。你能够主宰着我的心像耶穌一樣麼？你能像耶穌一樣把他們和她們改造得更好麼？你能——

巴脫勒 我會把他們和她們改造得更好。這是我一生唯一的目的。我發現他們爲人所戰敗，爲人所侮辱，成爲歐洲門口的地氈，任人蹂躪。但他們現在已經驕傲地把頭抬起來了。正是我。巴脫勒使他們起來向他們的壓迫者唾面。

女執事 耶穌是並不向人唾面的。要是你的人民真的起來了，真的得救了，那也只是耶穌的功勞，而你，先生，你不過是工具而已。

新來者 （站起來）請維持秩序，先生。這是一個法庭呢？還是什麼？我們將讓無論任何無智識的女性來向我們傳道而阻撓審判的進行嗎？我抗議！

女執事 朋友，抗議是沒有用的。當耶穌叫你時，你必須順從。

新來者 胡說。警察在那裏？

法官 先生，這個法庭特殊的地方就是牠沒有警察。這位女士提起了很重要的一點：要是我們

不先把這一點解決，就不能達到任何有實際意義的結論。我裁定耶穌也是案中人。

新來者 你也正和她一樣的無識。我再沒有話說。（他愠然坐了下去）

猶太人 我可以問嗎，耶穌以什麼資格成爲案中的關係人呢？要是巴脫勒先生准許時，我是以

猶太人的資格說話的。

法官 耶穌在這裏的資格是一個著名的先覺，他嘗用這樣的字句定了這條法律：『我給你們

這個告誡，你們須互相親愛。』你們已準備好了互相親愛嗎？

大家·除了爵士（喧囂地）不。

爵士 互相親愛，但不能無所區別。

英國人們 聽聽！

爵士 對於那些不能愛的人怎樣呢？比方說，猶大。

女執事 要是他嘗愛主耶穌，他就不會出賣了他。這是我所傳播的真理最好的明證！

蓬巴東 你愛老巴嗎？

女執事 當然啦，我非常溫柔地愛他。

巴脫勒 女人不要隨便說！

蓬巴東 哈哈！哈哈！

女執事 我爲什麼不該愛你呢？在基督之前，我是你的姊妹。這對你有什麼得罪的地方呢？這種容易發怒的脾氣對你是不是是一種很大的苦惱。你可以容易地祛除牠。把牠交給耶穌，這將使你如失卻重負，而你的心將變成輕鬆，啊，非常之輕鬆。你從來不會快樂過。我可以從你的面容看出。

蓬巴東 他每天都站在鏡前好幾個鐘頭來學習這種可怖的表情，但他裝得一點也不自然。請看我的臉：那裏你可以發現一種真實的東西。

女執事 你們兩位的眼睛裏都沒有愛耶穌的光。在你們辛苦地裝作着的表情裏是沒有幸福的。你們不覺得這樣成天的裝着臉色是非常疲倦的嗎？（英國人坐着的角落笑聲大作）

巴脫勒 這是可以容許的嗎？這個女人在取笑我們。

女執事 我不會取笑。但這是上帝註定的一個人要是幼稚到自以為他是上帝，那他便會成爲

笑柄，我們是沒有法子不笑他的。

蓬巴東 女人，你要是嘗有過上帝的工作要做，你就知道他從來不自己做的。我們來爲他做。要

是我們忽略了不做，世界便會陷入所謂自由和民主的紛亂裏，在那裏面，他們除了清談之外，什麼也沒有做，而人民卻在死滅着。現在，你所說的上帝的工作，他的最艱難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政治工作，卻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他們沒有做這種工作的時間，頭腦也沒有這種天職。上帝把這種天職給予某些人，他們不是人民所選出的，他們必須選出他們自己；這也是他們靈感的一部分。當他們敢於這樣做時，結果怎樣呢？從自由和民主的紛亂中建立了體制，宗旨，秩序和迅速的執行。

新來者 是的，死刑執行得不錯。我們知道獨裁者是什麼的。

蓬巴東 是的，那些戲言蠢語者被肅清了。戲言蠢語者只能看見他自己的危險，而把他的蠢語

高調到成爲救命的呼聲。上帝是不管的。但上帝的『自選的統治者』會抓住他的後頸，而把

他拋在海島上，或者囚營裏，讓他和他的同類們去戲言蠢語，而不妨礙上帝的工作的效率。現在來了這位虔誠的女士，要我求助於上帝，這是不必要的，上帝已經求助於我；而我將竭盡我的才能，即使所有的喋喋不休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和我作對，我也將不使上帝失望。我說完了。老巴，現在輪到你，要是你還有話可說。

巴脫勒 你那些話都是照着你的舊式的法子來說出的，也許比我所能說的更要清楚些。但這個女人所說的陳腐的童話並不能夠說明我。我巴脫勒，出身寒微，但現在卻是萬王之王。因為支持我的力量不是那死了的猶太人，而是世界歷史上一種有力的運動。為這種運動所驅使，我伸出手來，把我的國家從你和你的同盟者所踐踏着的水溝裏救了出來，使牠再度成為歐洲的恐怖，雖則這種危險不是存在於我的惡意裏面，而是存在於你們自己的犯罪。的靈魂。而且請你們注意，我的眺望並不限於我們自己的邊境，也不限於任何邊境。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一個夢想着武力征服的軍人。我並不必打過一場勝仗，而造成我今日的地位，而做過了我所做過的一切。這是為什麼的呢？因為我藐視了一切你們的猶太的信仰和羅馬的傳統，無效的條約和無力的恫嚇，藐視了你們因驚惶而對我在講臺上和報章上所

作的下流的謾罵。你們都得跟着我跑，因為我是和時代並進的，我是一個開路者，而不是一個追隨者。作爲一個開路者，我知道人類進步真正的障礙物就是那種從少時起便爲猶太的經典所陶鑄的腦筋。這種障礙物，我必須不惜代價來粉碎牠。而你，老蓬，假如你願意做你自己的主人，而不願爲這可咒詛的種族的工具，你也必須這樣。

波斯基 我必須插入一句。我們在這裏是爲着討論猶太人問題嗎？假如是的話，那全不關我的事。在我的國度裏，猶太人的問題是解決了的。而我們不是用胡說一番來解決牠。

蓬巴東 胡說一番！難道我們的審判程序可以讓一個布爾希維克說是胡說嗎？

祕書長 你們可以看出來，要使審判繼續下去是怎樣的無望。你只須向二三巴脫勒提起猶太人這個字，向二三蓬巴東提起布爾希維克這個字，他們便都變成了沒有理性的人。你只須向國聯智識委員會的代表提起貝克威，就可以把她暴露成爲一個不可妥協的戰鬪者。你已經

貝 他叫我做什麼？怪難聽的。奧伯伯，那是什麼意思？

爵士 我所了解的，祕書長的意思是說，你對於天下一家的見解儘管非常闊達，但對貝克威卻

必須是一個例外。

貝 ○ K. 我和貝克威是不兩立的。並請注意：在這一點上，我是以一個代表康伯威的女人的資格來說的。對不起，打斷了你們的話頭，繼續下去吧。

祕書長 謝謝你，貝戈妮亞小姐，我還必須加一句，你只須向英國的外交大臣閣下一提起大英帝國，你就可以發見他的意思是，全世界其餘的部分，都是作爲增加大英帝國這個地理名詞的利益的工具而存在。

爵士 大英帝國自然不止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在我方面，大英帝國自然先於一切。

祕書長 一點不錯。而爲建立互相諒解的基礎，這位女士曾提出了『山上垂訓』的政策。

女執事 那就是互相親愛。這是十分簡單的。

祕書長 但事實上我們卻並沒有也不能互相親愛——橫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怎樣來在真心地互相厭惡的人類中建立和平。現在的人類是有理由可以互相厭惡的，簡單說，現在人類並不全都是或大部分是可愛的人物。

女執事 但我告訴你，這是不要緊的。有一種技術你們還沒有學得。

爵士 什麼？又是技術！太太，在你未來之前，我曾因為有一種技術而被攻訐。難道我們沿着常識的常軌便不可以嗎？

女執事 但這種技術是很簡單的。你有着憎惡。你有着怨恨。你有壞脾氣。你們所應該做的只是把牠們交給耶穌。他將把你解救出來。他將指示你們那些都是虛幻的。他將使你的心充滿了對他的愛，而在這愛裏面有着永恆的和平。我知道許多的例子。我是從我自己的經驗知道了的。

祕書長 你是一個慈祥的太太。無疑的，正像你所說，其他的例子——

女執事 啊，我從前並不是一個慈祥的女人。我過去是惡毒的，妬忌的，歡喜吵架的，充滿了虛幻的煩惱，和巴脫勒先生一樣的容易 touchy（動氣）和蓬巴東先生一樣的 bumptious（蠻橫）。

巴脫勒 對不起，touchy 是什麼意思。

蓬巴東 我不認得 bumptious 這個字。我要怎樣來了解牠呢？

女執事 請你們自省，自省一下，你就會知道。我通通把來交給了耶穌，而現在我非常之快樂。我

變成那位先生所客氣地描寫的慈祥。啊，你們爲什麼不像我所已做過的那樣做呢？那是十分簡單的。

蓬巴東 而因爲你是受一羣有效率的，袋子裏帶着短棍的警察所保護着，所以更要簡單得多。你是從不須來統治別人的，所以你可以慈祥。

女執事 但我曾須統治我自己，而我現在則受耶穌的統治。

法官 領袖先生，就讓這位女士說贏一句吧。祕書長，繼續說下去。

祕書長 不：我已經說够了。你現在可以知道我的國聯祕書長這種職業是怎樣的難做。聽這些人說話，而又知道其全無結果，這在我是一種苦惱。可憐我罷。讓我們退庭去吃中飯了吧。

法官 啊，祕書長先生，還沒有到食中飯的時候。我們在這裏還不到一個鐘頭。

祕書長 但這在我好像已經二十年了。

法官 祕書長先生，我很抱歉。但我還在等着一個還未到庭的被告：弗朗哥·德·福爾丁伯拉斯將軍，他被控以某種未嘗明白說出的理由而殺死了成千萬的同胞。

蓬巴東 但他還未曾被舉爲領袖。他還只是一個軍人而已。

波斯基 半個歐洲都把他認爲是你的侍從。

蓬巴東 我是不用侍從的。但弗朗哥在努力把他的國家從共產主義的恐怖中拯救出來這一點，我是同情他的。

波斯基 你的同情還包括着你的軍火和部隊的援助。

蓬巴東 我不能阻止那些誠實的人以志願軍的資格組成一個十字軍來反對惡棍和兇手們。

法官 巴脫勒先生，你也是同情弗朗哥將軍的嗎？

巴脫勒 是的。假如西歐的國家能够合作，我可以消滅歐洲的布爾希維克主義，弗朗哥嘗接受了
了我這種確切的諾言。

法官 你呢，米蘭德爵士，你自然可以向弗朗哥保證英國對他的援助罷？

爵士 (站起來) 啊，不，不。這種誤解使我吃驚。英帝國嘗維持着嚴格的中立。我們不過承認
弗朗哥爲交戰團體而已。

蓬巴東 弗朗哥不會來的。我並沒有命令他來。

弗朗哥·德·福爾丁伯拉斯將軍在門口出現。他是一個中年軍官，十分漂亮，很拘泥禮節。

弗朗哥 對不起，這裏是國際法庭嗎？

法官 是的。

弗朗哥 我的名字是弗朗哥·德·福爾丁伯拉斯——弗朗哥·德·福爾丁伯拉斯將軍，我

接到一道傳票。

法官 不錯，將軍。我們在等候着你。歡迎歡迎。請坐吧。

秘書長拿了一張椅子擺在法官和蓬巴東之間。弗朗哥向椅子走過去。

法官 （在弗朗哥未坐下以前）我想這幾位先生你都認識吧。

弗朗哥 不，但我見過很多關於他們的諷刺

畫。不必介紹了。

法官 你也可以認得出的，英國的外交大臣，

奧爾斐士·米蘭德爵士。

（弗朗哥立刻站了起來，立正，謙敬地

向奧爾斐士爵士行禮，這和他對那兩



位領袖的傲慢與冷淡恰好成爲明顯的對照。奧斐爾士爵士和剛才一樣，和藹地以手作勢答禮。弗朗哥再就坐。

弗朗哥 我到這裏來是因爲這樣做是對的。英國外交大臣閣下的同樣資臨使我覺得我沒有做錯。

蓬巴東 請問你，你是以什麼資格到這裏來的。

弗朗哥 在你和你對面的那位兩個清談者中間，難道我沒有位置嗎？一個行動的人在清談者中間常是沒有位置的。

蓬巴東 像你這樣一個等於不存在的東西的人，你竟敢於把我看成一個清談的人而不是一個行動的人麼？

弗朗哥 你會做過什麼東西嗎？

蓬巴東 我會創造了一個帝國。

弗朗哥 你的意思是說你曾在一個磨集着野蠻人的地方設置了警察，這只要有了現代機械化的部隊，就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做到的事。

蓬巴東 你的小小的軍事成功使你驕傲起來了。但不要忘记那是我的軍隊打來的勝仗。

弗朗哥 在我的指揮之下，你的軍隊打得不錯，但我們還沒有見過他們在你的指揮之下做得出什麼。

蓬巴東 老巴，我們的侍從已經完全發瘋了。

弗朗哥 巴脫勒先生也許可以成爲一個有用的老百姓。我聽說他很得下層中產階級的人心。但歐洲的命運卻不能由你支離破碎的社會主義來決定。

法官 先生們，讓我們回到法庭的任務上來吧。將軍，你被控異樣殘暴地蹂躪你自己的國家和不分皂白地屠殺自己的人民。

弗朗哥 這是我的職務。我是一個軍人，我的任務是摧毀我國的敵人的堡壘和屠殺那裏面的居民。

新來者 你叫你們那個合法地組織起來的民主政府是你們的國家的敵人嗎？

弗朗哥 是的，先生。那個政府是下流人的政府。我負了一個偉大的使命，但我並沒有像這兩位投機家那樣只管說。我爲這個使命而戰，並且戰而勝。

法官 請問你的偉大的使命是什麼？

弗朗哥 我擁護紳士們的政府而反對下流人的政府。我擁護紳士們的宗教而反對下流人的宗教。在我看來只有兩種階級：紳士與下流人。只有兩種信仰：天主教與異端。所謂民主政治這種可怖的庸俗主義，把政治權力交給了下流人和異教徒。我立志不使世界爲下流人所統治，也不使未來的世代成爲異教徒。我主張把節省下來的錢都拿來培養紳士。在這一點上，我有雄大的輿論做我的後盾。讓整個的文明世界來舉行總投票吧，包管沒有一張票是反對我的。那些自然的人，田園的耕作者，不管是男女都會毫無例外的擁護我。就是你們的農夫，那些被你們集中在城市而爲城市生活和工會主義所惡化了的，在他們的靈魂裏也會知道我是世界的救主。

蓬巴東 啊，原來是一位十足的救世主？

弗朗哥 不要發瀆。我是一個天主教的軍官和紳士。有着我的階級和我的宗教的信仰，傳統和責任。當由這種信仰和秩序所建立的文明爲暴徒們所毀壞着時，我不能怠惰地坐着來讀書或清談。別人卻只是讀着那些有危險性的小冊子，和說話，說話，說個不休。但要恢復世界

的秩序卻必須戰鬥，戰鬥，而又戰鬥，我負起這種責任，就是這樣。無論什麼人都了解我所處的地位；但沒有人了解那些小冊子，那三卷馬克思的著作，那些理想主義者的理論，那些好雄們的豪語，一句話，那些下流人的種種粗鄙。聽懂了嗎？

蓬巴東 我是一個下流人嗎？老巴也是一個下流人嗎？

弗朗哥 你最好不要迫我來批評私人。

蓬巴東 說！不要避開，我們是下流人呢，還是紳士說出來！

弗朗哥 你們當然不是紳士，你們是怪物（*beasts*）。

巴脫勒 怪物！

蓬巴東 怪物是什麼？

法官 是一種異乎尋常的生物，不能加以分類的東西。

蓬巴東 好，我接受。

巴脫勒 我也一樣，我要求這個稱呼。

法官 這樣，諸位先生，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來下判決了吧？

巴脫勒 判決！

蓬巴東 判決！

巴脫勒 你的意思是什麼？你敢於來判決我嗎？

蓬巴東 要是你敢就請判決我吧。

弗朗哥 要是你的判決對我不利時，那你將被作爲一個下流人而斷送了你一生。

巴脫勒 你卻已經作爲一個天主教徒而斷送了你一生；那就是說，你十分之九是一個猶太人。

蓬巴東 老巴，你的神經太錯亂了。（向法官）你用的是什麼法律？

法官 不幸國際間是沒有法律的。我必須逐漸用判例來建立一種法律。

巴脫勒 在我的國度裏，是我在創造判例。

蓬巴東 老巴，說得好。這裏也一樣。

法官 因爲你們既然不是法官。所以你們的判例除了你們警察的活動之外，再沒有別的權威。

你，巴脫勒先生，你是被一位猶太紳士所指控的，罪名是非法逮捕，監禁，毆打，盜劫和剝奪他

在他生長的國度裏生活下去的權利。你有什麼分辯？

巴脫勒 我不屑分辯。

猶太人 你等於說你無詞可辯。你甚至不能找到一個猶太辯的律師來爲你辯護，因爲你已經把他們通通從你的國度裏趕出，使你的國度裏現在沒有比你更好的頭腦。你會用體力來壓迫智能。這是對聖靈所犯的罪惡。我控告你這種罪。

法官 巴脫勒先生，你對於這有什麼話說嗎？

巴脫勒 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因爲學院式的對於智能的蠢話而退縮的。但我無妨降格來告訴這個來自猶太窟的傢伙，對於每一個優等的忠於自己的種族，上帝總是遣派一個救主給牠的。

女執事 啊，這是千真萬確的。只要你們肯接受他啊！

法官 巴脫勒先生，我知道你是以上帝的靈感來替你自己辯護的。

巴脫勒 我說我的權力是神祕的，但不是理性的。

蓬巴東 老巴，當心點。你現在正在一把豎起來的剃刀片的刀鋒上走路。一面是上帝的靈感，一面是馬背上的乞丐的那種瘋狂，一不小心就會跌在一邊的。我們兩個都是馬背上的乞丐。

爲了維持領袖地位的威信，我們應該小心地騎着。領袖，我們兩個都知道是神祕的。所以讓我們不要假裝懂得牠。上帝可以選擇人們的領袖，但要是他不聽指揮，上帝也可以把他拋下來粉碎了他。我的孩子，每天晚上當你未睡之前，必須溫習這些話，你的領袖纔可以繼續做下去。

英國人坐着的角落大聲讚賞。

巴脫勒 醫生，請你醫你自己。你不必爲我開藥方。

法官 兩位先生，這番話是非常有益的，我代表在場諸君向你們兩位表示謝意。但是請問這種你們自覺到的神的啓導是不是有限度的呢？是不是指一個以巴脫勒先生或者蓬巴東先生或者英國的外交部爲首的世界國家呢？

弗朗哥 在我的國家方面是一定不行的。國界就是國界，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讓這些先生們去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而把我們的留給我們自己來管理。

法官 巴脫勒，你同意這種意見嗎？

巴脫勒 不，我相信一個最前進的種族，要是牠的血液是純淨的，牠終歸一定要統治全世界的。

法官 米蘭德爵士，你同意嗎？

爵士 同意，不過有某些保留。我不喜歡『進步的種族』這個名詞。我極端不信任進步的人物。在我的經驗上，他們是極難相處的，而他們的私生活常常極端不名譽，他們極罕做禮拜。假如你把『進步』這個不幸的字眼抽去，而換上一個有着這樣的品性——模範的，健全的，常規的品性——因而最適宜於公正地繁榮地來統治世界，那我想我是同意的。

法官 一點不錯。Signor 領袖，現在我們可以聽聽你的意見嗎？

蓬巴東 原則上我同意。我要這樣做是容易的，因為我的人民，既然是一個地中海上的人民，永不能夠對北方的野蠻人臣服，但卻可以同化他們和開化他們，不管他們的數量有多大。

法官 那位俄羅斯先生有什麼話說嗎？

波斯基 沒有。這幾位先生大談他們的國家，但他們並不是他們的國家的所有者。他們的人民並不佔有着他們飢餓地生活着的土地。他們的國家為幾個地主和資本家所佔有。地主和資本家讓他們在裏面住着的條件是，他們像蜜蜂一樣忙碌地工作，而只是給他們以僅僅足夠使他們窮苦地活着的蜜。但俄羅斯卻屬於俄羅斯人。當你們在互相吞噬時，我們將袖

手旁觀。而當你們互相吞噬之後，俄羅斯——神聖的俄羅斯——就將出來拯救世界的人類，教那些國家知道養活牠的人民而不是劫奪他的人民。

弗朗哥 難道你們以前的地主們曾像你們現在的官僚主義那樣的劫奪人民，叫他們去荒漠上建築城市和工廠，和把他們的兒童們教成無神論者嗎？你們的國度裏佈滿了復辟的陰謀。你們每個月都必須槍斃成打的陰謀者。

波斯基 將軍，在二萬萬人民中，每月槍斃一打人並不算多。試想你們那裏該槍斃的惡棍有多少？

法官 先生們，請不要再互相攻訐了。讓我們再回到優秀的種族和神聖的領袖問題上。要是你們不同意你們之間誰個是神選擇出來的領袖和誰是優秀的種族，那情形會怎樣呢？

蓬巴東 我的答案是八百萬把刺刀。

巴脫勒 我的答案是一千二百萬把。

法官 米蘭德爵士，你的呢？

爵士 這種說法是十分危險的。還有，人們現在戰爭並不用刺刀。事實上，照戰爭原來的意義來

說，他們是並不交戰的。巴脫勒先生可以在一日之間毀滅了倫敦，樸資茅斯和其他所有我們的大城市。於是我們就會被迫而去毀滅漢堡和其他從曼斯特到薩爾資堡的東邊的城。市蓬巴東先生可以毀滅突尼斯，尼斯，阿爾及里，馬賽，都魯斯，里昂，和魯亞爾以南的每一個城市，迫使法國在英國的艦隊領帶之下，去毀滅那波斯，威尼司，弗羅陵斯，羅馬，回來時甚至順便毀滅了米蘭。這種毀滅步驟可以進行一直到歐洲的軍火和飛機駕駛員完全用盡為止，但這是一種我們誰都不能取勝和誰都必須可驚地失敗的過程。我們之間那一個敢於負起拋下第一個炸彈的責任呢？

巴脫勒 我們對於空襲的防禦非常完備。

爵士 我們的卻不幸地並不完備。沒有人相信防禦是有效的。我自然不相信。我也很懷疑你們的防禦的效率。

法官 *Signor*，你的防禦呢，有效率嗎？

蓬巴東 我們的防禦根本不存在。我們的力量是在於我們願意犧牲。

法官 這似乎把殺人和自殺混在一起了。但無論如何，你們的意思是你们都準備這種毀滅的

工具，而在別人用來對付你們時，你們就用來對付別人，對嗎？

爵士 先生，除了這樣以外，你能够做什麼呢？

法官 我覺得我自己陷在一種困難之中。我傾聽你們的話，十分細心地注意你們。我覺得你們在個人上是無害的人類，能够互相面對和相當融洽地攀談。你們應該是沒有理由不成爲和睦的鄰居的。在這一點上，我的以判例來創立國際法的體系似乎是一種極簡單的工作。但不幸的是當提起一個外交問題時，你們所擺在我眼前的就是一個黑漆的，卑劣的深淵。而這只有使我想把你們立刻鎗斃。

領事和英國人（除了『新來者』）都憤怒地站起來

新來者 聽聽！聽聽！

爵士 卑劣！

巴脫勒 鎗斃！

蓬巴東 你瘋了！

法官 要是你不高興鎗斃的字樣，那我願意改用解決。至於卑劣這個字和附着牠的形容詞，我

卻不能收回。你們的目的是統治別人，你們的武器是火，是毒，是飢餓與破壞，是儘科學所能知的來毀滅。你們已經互相使你們自己陷在這樣可怖的情況裏面，任何殘酷都不能使你們退縮回來，說你們寧死不爲。你們說這是愛國心，是勇氣和光榮。在你們的國度裏，有着千萬種還沒有做過的好事情，但卻留棄了好幾百年都不去做，而火與毒卻總是非常時髦。假如這不算卑劣，還有什麼是卑劣？我認爲你們是絕望了的。作爲政治動物的人類是毫無出息的。那種產生人類的創造力是應該產生更好的東西的。（電話鈴響）對不起，一下子。（向電話機）是的什麼？再說一遍：我必須記下來：我不明白。（旁）『天文學家們報告，地球正在從常軌向外一度跳出。這是格林維丘所接到的美國三個天文台的消息。人類的末日已到。』謝謝你，誰能够解釋嗎？爲什麼人類的末日已到？

祕書長 這是極易明白的，而且實在非常嚴重。

法官 但在我卻不明白，可以請你解釋一下嗎？

祕書長 地球的軌道就是地球繞着太陽圓轉的路。因爲太陽的距離是九千三百萬英里，所以必須一年才圓轉一週。

法官 這我們都知道。但那消息說地球的軌道正在跳出一度。什麼叫度。

祕書長 當地球的軌道變換，牠並不是緩緩的變換，牠突然跳出一個距離，一度或者幾度。沒有

人知道爲什麼。要是地球跳向一個離太陽更遠的軌道，那牠將使我們更離開太陽千百萬英里。這會把我們帶到一個非常寒冷的空間。我們在南北極所有的那種冰塊將佈滿了全地球，就是北極的熊亦會被凍僵。沒有一種我們所知的生命能够在這個地球上生存。

猶太人 (站起來急步走向門口) 對不起。

法官 朋友，跑開是沒有用的。不論你逃到那裏都將有冰塊。

祕書長 讓他吧！他已經嚇壞了。

猶太人 不，不是這樣。我必須打一個電話。(他跑出去)

法官 (站起來) 各位，一切都完了。戰爭，法律，領袖和外交大臣，法官和將軍，一切都完了。一剎那以前，我們是些重要的人物，歐洲的命運好像在我們手裏。現在我們變成什麼呢？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牠們還有關緊要嗎？你們的全能的天主教，現在看去還是非常的

全能嗎？

弗朗哥 先生，不要在此刻還來褻瀆上帝。你已說過了什麼都是不足重輕的了。十分鐘以前，上帝的裁判好像是非常遼遠，但現在我們卻已站在滌罪所的門口了。我們必須爲我們千萬的人民舉行赦罪禮，即使沒有新的悔改皈依者，我們的神父也恐怕只能僅僅够用，何況一定會有許多皈依者。我們天主教徒是知道怎樣做的，我也再沒有時間來和你們這些毫無所知和毫無所信的人們瞎說了。（他向門口走去。站住了來聽奧爾斐士爵士的話。）

爵士 請你等一下。我們必須反駁這個謠言。

波斯基 你怎麼能够反駁一個科學的事實呢？

爵士 必須加以反駁——由官方加以反駁。要是相信這個謠言，請想想結果會怎樣！人們都將失檢而放蕩。只有那些有做生意的特長的猶太人才能因我們的絕望而獲利。我們那位猶太朋友爲什麼離開了我們呢。去打電話，他說的；但打電話給誰呢？先生們，他打給他的股票經紀人。他命令他的經紀人，把他的股票的任何數量用任何價錢賣出，知道要是這末日到臨的故事傳開去，那在太陽未落之前，他就可以用買廢紙的價格把股票買進來，而在冰塊未到臨之前成爲一個百萬富翁。不能這樣的。我將在英國採取必要的步驟。皇家的天文

學家將在今天下午否認這種消息。你們兩位先生必須立刻叫人在你們國內正式否認。

波斯基 要是你們的皇家天文學家拒絕說謊呢？不要忘記，他是一個科學家，而不是一個政客。

爵士 先生，但他是一個英國人，有多少常識的。他將盡他的責任。你們各位也肯這樣做嗎？

蓬巴東 你能够使冰塊不來嗎？我必須立刻回去。人們會潮湧般向赤道衝去，我的國家正當其衝，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在邊境截住他們。

波斯基 爲什麼這有什麼要緊嗎？

蓬巴東 我不能忍受騷亂。我不能寬容恐懼。我們要死時必須像羅馬人一樣的，高尚地，冷靜地，鎮定地，在我們站着的崗位上死去。記住，我們不會腐爛的。在冰藏裏，我們將永恆地站着。當我們爲那來自別個星球或別種族類的，能够在全無溫度的空氣裏呼吸着生活着的探訪者所發現時，他將發現我的人民筆直地站着像澎湃城的哨兵一樣。你，老巴，你也必須——

什麼你在哭嗎？不要臉世界正在等我們領導，我們可以讓世界發見我們在哭嗎？

巴脫勒 不要理我，我的狗兒白朗達將被凍死。我的狗兒啊！我的小狗兒啊！（他不能自禁，癡癡

地哭泣起來）

新來者 啊，不要這樣吧，朋友。不要太難過了。我往時也常常養狗，但我後來終於不養，因為我不

忍見牠們那樣的短命。你總得會有一天失去你的小狗兒的。

巴脫勒拿出手中來，勉自抑制；但女執事却又哭起來。

貝 啊，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哭吧，你這樣將使我們更加心亂。我們已經够受了。

祕書長 是的，太太，把你的痛苦交給耶穌；為所有的女人做一個好榜樣吧。

女執事 但在天國裏我將失去了我的耶穌了。他在那裏是國王；而且也再沒有痛苦、憂愁和罪

惡來交給他了。一年以前我發現了他和親就他，這以後我的生活是那樣的幸福。他為我在地上創造了天堂，而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忍受不了。（她眼淚縱橫不能自己）

新來者 啊，不要哭了！不要哭了！這不可以的，你知道。你們都好像以為你們是長生不老的一樣。

但你們不是的。我們的運數完了，正如我們以前的人一樣，遲早而已。我沒有什麼遺憾，我活得也厭了，正如詩人所說的，既然是不得不爾，我已準備好了來離開塵寰。真的，我現在必須

離開這裏去安慰我的太太。（他起身欲走）

女執事 啊，先生，你相信那報告嗎？會不會是假的呢？

新來者 (嚴重地) 不會的，是十足的。要是那只是一個牧師的玄談或是一個出自聖經的迷信，那我是連瞧也不值得去瞧一下的。但科學是不會錯的。我們必須擔當的。再會，先生們。

『新來者』跑了出去。他的離開使法庭解體。領袖們和將軍起身一道走下來。

女執事 (向弗朗哥) 啊，將軍，科學是不是常是對的呢？

弗朗哥 當然不是，科學是常是錯誤的。但我等候教會的決定。在教會未決定之先，那個報告是沒有權威的。

爵士 可以請你利用你對於羅馬所有的影響，使教廷立刻決定否認這個報告吧？

弗朗哥 你說什麼話！教廷是不容被人影響的。牠和上帝一樣的知道事實，並且將照事實昭示我們。凡是懷疑牠的決定的都將被槍斃。我的任務就是在執行這一點。自然是在舉行赦罪禮之後再槍斃。再會。(他出去)

寡婦 他對於那些將死的人們，至少有一點兒可以貢獻。

波斯基 麻醉藥而已。

法官 麻醉藥也好，要是可以使他們死得安穩。

巴脫勒 人必須懂得清醒地來死。

蓬巴東 弗朗哥是已經死的了，但他自己並不知道。他會被踢出歷史之外的，要是歷史本身不是也已睡在死牀上。

貝 我必須說我以為那位將軍是一個無疵的紳士。當他在說話時，我從不想到要踢他。可是對於你們兩個，我無時不想踢一下。

青年紳士 小貝，不要胡鬧。你知道的，不能這樣無禮。

貝 啊，這現在還有什麼要緊呢？我們既然通通一下子就得被凍僵，還不如現在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

青年紳士 不要難過，親愛的。喝一點酒吧。

貝 不，謝謝你。

青年紳士 奧伯伯，我說，這是她第一次拒絕喝點酒。

爵士 當然啦，此刻我們對東西的嗜好是變了。

青年紳士 我的可沒有。伯伯，我相信你好像有這樣的意思，把東西賣出去了，在冰塊未把我們

凍壞之前痛痛快快地胡鬧一下。小貝，你覺得怎樣？

貝

我不客氣說，要是在末代表智識合作委員會以前，這對我是可以有吸引力的，但我現在是大英帝國的貴婦，假如我必須死，我將像貴婦一樣的死。（她出去）

爵士

同她一道去罷，先生，你得檢點你自己的舉動。

青年紳士

這委實是很可惜的。不管怎樣——（他頓唐地登一聲，出去）

爵士

（向委員長）先生，你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嗎？我所受過的經學式的教育是不包括科學的。

波斯基

我等候調令。馬克斯的辯證法並沒有包括地球運行的理論。我必須請示莫司科。（他出去）

爵士

這些人難道自己沒有腦筋嗎？一個必須向羅馬請示，另一個必須請示莫司科。你們兩位僥倖地只須請示你們自己。我可以請你們當我回去倫敦向內閣請示的時候，盡你們的力把這可怖的消息掩蓋起來嗎？

蓬巴東

掩蓋是全沒有用處的。這個消息已經由法庭傳聲的裝置散佈給全世界了。照你的意

見是結果人們時因之而拋棄禮法，廢斥領袖。我卻說人們將比以前更需要一個領袖。我管教他們在秩序裏生活，我將教他們在秩序裏死亡。災難的大小正是測量領袖的偉大的尺度。

爵士 你常常有說得恰到好處的辭令，這種天賦在英國可以使你成爲首相。但你那十分容易煽動的國人會中風疾走的。

蓬巴東 要是這樣時，我除了挺身迎而加以阻撓之外，別無辦法。當一個種族在滅絕時，至少應該有一個人出來表現人類的勇敢與尊嚴。

爵士 是的：這是一種極好的態度，並且是一個正確的態度。但你除了表現態度之外，不能有別的更好的建議嗎？

蓬巴東 有什麼人能够建議比表現態度更好的東西嗎？

爵士 也許沒有。但我強烈地感覺到一種真誠的傾吐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蓬巴東 (向巴脫勒) 老巴，給他以他的所謂真誠的傾吐吧。再爲你的狗兒而哭泣罷。再會，各位。(他向門口走去)

巴脫勒 (在後面叫) 老蓬，你將榮幸地和我的狗兒同其命運。但將沒有人為你哭泣。

蓬巴東 我希望沒有。我和眼淚是無緣的。(他大踏步走出去)

巴脫勒 真是一個好腳色!

祕書長 好不好你是看得出來的。你自己在這方面也表演過不少。

巴脫勒 我們都嘗表演過。但我敢說我嘗由我的表演做過一點好事情。我必須做完我的工作。

我們不能像老蓬一樣塑像般地站着。我們將工作到最後一瞬，為那些未來的不怕冰雪的新種族留下一個榜樣。

爵士 不過，當你知道摩托車終歸不會跑時，你還是繼續製造牠又有什麼用處?

巴脫勒 有用的，假如你不這樣去製造摩托車，使得束手無計，或醉酒自遣時，那是有用的。我們

不能為自己而工作到最後一瞬，但我們都可以為光榮而工作。(他出去)

爵士 這個人的運數真好!他的狗將使他成為所有報紙大標題的資料。(他出去)

法官 (向女執事和寡婦) 女士們，這裏怕再沒有什麼事可做了。

女執事 (站起來) 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了解這對我的影響是怎樣，因為你們都沒有懂得怎

樣來生活。你們都是痛苦的靈魂，正如六個月前的我一樣。而現在我才懂得怎樣來生活的時候，卻又必須死了。對不起，我不忍再說下去了。（她精神錯亂地走出去）

法官 她，至少是看重她的生命的。

祕書長 是的，她是屬於某一種運動的。

寡婦 （從手袋中出手槍，站起來）我曾用這柄手槍殺死了我最親愛的朋友。我留着牠預備來自殺的。但現在沒有用了。上帝將執行他對我們一切人的裁判。（她把手槍拋在字紙籠裏）但上帝是慈悲的，因為我可以不再做夢了。而（向祕書長）我可不屬於任何種運動。（他鞠躬，她出去）

祕書長 你可以把電鈕關起來嗎？

法官 （走到檯旁，扭轉一個總電掣）現在沒有人能聽見我們說話了。（回來）這事是真的嗎？

祕書長 不，這是完全胡鬧的。要是地球真的跳到離太陽更遠的軌上，那須半分鐘就會把我們帶到一個我們不能呼吸和血管裏的血立刻凝結的空間。

法官 但我們卻一時都相信了。

祕書長 你只須提起地球運行的理論人們便會把你的聲音當成科學的聲音，無論什麼都相信。總之牠打發了這一個審判的滑稽劇。

法官 我的朋友，這並不是一個滑稽劇。那班傢伙終於來了。他們咆哮，他們藐視我們。但他們總是來了，總是來了！



書新版出局書代時大

幕內洲亞

譯楷學蔣 著室根·翰納

諜間的日今

譯安之馮 著校少德華

飛東翼紅

譯鳳靈葉 著珂朗夫拍·聯蘇

幕內洲歐續

譯白知 著室根

王車汽

譯楷學蔣 著萊克辛

王鐵鋼

譯冰春胡 著萊克辛

包麵

譯模學蔣 著泰斯爾托